

抗戰期間的文學

編輯室

爲了「自由中國」的誕生和成長，天南地北有多少朋友在關懷着牠，尤其是郭沫若和田漢先生爲了「自由中國」康健的成長，會給我們很多的幫助，茅盾先生和巴金先生答應給「自由中國」寫稿，不久也可見到他們的文章。北鷗同楊朔二兄會爲「自由中國」出了很多力。

我們編輯會會議決在各地聘請編委，廣州是夏衍先生，重慶是沈起予先生，西安是鄭伯奇先生，廣施是周揚先生，晉南是夢迴先生，晉北是白羽先生，徐州是北鷗，香港是楊朔。

在巴黎，倫敦，紐約，莫斯科等地同情我們爲中國自由而奮鬥的反侵略陣線的文化區裏，我們希望着那裏的呼聲能在「自由中國」的園地裏放送。我們已約得國內國外的朋友們爲「自由中國」徵稿譯稿。

要建設自由的中國，須得每一個中國人犧牲却自己的自由。每一個中國人把自己的^{一切}存^就給祖國的解放。中國得到自由刻每一個中國人也就得到自由了。

自由中國 劍刊 題此以為紀念

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

郭沫若

2 / 4拍 D調

畢業上前綫

成仿吾作詞
呂驥作曲

$\dot{1}$. 7 | 6 5 3 | 1 6 | 5 0 | 2 . 4 | 3 2 1 6 | 6 — | 5 0 |

這 是 時 候 了 同 學 們 該 我 們 走 上 前 綫

3 3 3 2 | 13 53 | $\dot{1}$ — | 6 0 | 2 . 3 | 5 5 5 | 3 2 | 1 — ||

我 們 沒 有 什 麼 掛 牽 縱 或 有 點 點 留 戀

$\frac{6}{8}$ 拍 5 5 5 | 5 3 1 3 5 | 6 . 2 2 | 5 4 3 2 6 . | 5 . 1 1 |

學 問 總 不 易 求 得 完 全 要 在 工 作 中 去 鍛 鍊 困 難

4 5 6 6 6 | $\dot{1}$. $\dot{1}$. | 2 3 5 5 | 1 2 3 2 . | 2 , — ||

已 經 逼 到 了 眉 尖 誰 有 心 意 長 期 鑽 研 ？

$\frac{2}{4}$ 拍 $\dot{1}$ $\dot{1}$ 7 6 | 5 3 | 1 6 | 5 0 | 2 . 4 | 3 2 1 6 | 6 — | 5 0 |

我 們 要 去 打 擊 侵 略 者 怕 什 麼 千 難 萬 險

3 3 1 | 5 . 3 | $\dot{1}$ 7 | 6 0 | 2 . 3 | 5 5 | 3 1 2 3 | 1 — ||

我 們 的 血 沸 騰 了 不 除 日 寇 不 回 來 相 見

5 5 3 | 1 3 | 5 5 6 6 | 5 0 | 3 2 1 3 3 | 5 3 | 65 | $\dot{1}$ 0 |

快 跟 上 來 吧 我 們 手 牽 手 去 同 我 們 的 敵 人 血 戰

2 . 7 . | $\dot{1}$. 6 | 5 5 6 | 3 0 | 1 . 3 | 5 56 | 5 3 | 2 0 |

別 了 別 了 同 學 們 我 們 再 見 在 前 綫

2 . 7 | $\dot{1}$. 6 | 5 5 6 | 3 0 | 1 . 3 | 5 53 | 6 5 | $\dot{1}$ — ||

別 了 別 了 同 學 們 我 們 再 見 在 前 綫

第一三段男聲齊唱 第二段女聲齊唱 第四段男女聲齊唱



關於寫實主義

田漢

自從抗戰前線回到後防來，遇着的人，不論識與不識，都一定問起「仗打得怎麼樣？」「勝利有沒有把握？」你得費很多工夫替他們解答這些問題，因為他們是這樣迫切地想知道這些關心這些，當你說到我們光明的前途時，他們固然是那樣的眉飛色舞，但當你接觸到目前一些可憂慮的情形，他們的眉宇間，也不知不覺的鎖着一種深深的陰鬱。於是我們這些「外面回來的人」或是文化宣傳工作者中間就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第一期抗戰中許多失敗的事實過度壓抑着他的心靈的，他們覺得抗戰前途悲觀的成份多，樂觀的成份少。他們以為「照這樣打下去，不要一年工夫敵人可以到雲南去。」悲憤悵鬱的結果，使他們走上了民族失敗主義者的道路。另一種人心裏雖然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不免發生動搖，但「爲着宣傳的目的」仍然不能不對民衆作樂觀的約束。他們的文化宣傳的全部照他們自己說：「客觀上等於一種欺騙。」還有一種人以爲他那種魯莽滅裂的失敗主義的看法是冷靜的，正確的，而譏笑別



人的對於抗戰前途，乃至和平戰綫前途較原則的樂觀的看法是「主觀的」是「詩人的幻想」他們說：這世界要更冷血一點去看纔能接近客觀真理。」

但是究竟誰更接近客觀真理呢？

我們以為人們把主觀客觀分得太機械了。比如我們說「此次抗戰雖然遭受了相當的失敗，但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有些「現實主義者」不能滿足，他們冷高地說這祇是我們中國民族的「主觀要求」罷了。事實上原不一定如此。他們似乎忘了被壓迫的中華民族起來反抗侵略，爭取自由獨立的這一強烈的主觀要求就是判斷中日戰爭前途時一種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而我們每一抗戰的文化人加強主觀努力喚起廣大民衆抗敵建國的要求，就是爭取最後勝利最大的客觀條件！

我們對於文藝家、宣傳工作者要求「現實主義」，但這一種現實主義，決不是那種毫無立場的「冷血的」現實主義，而是包含強烈的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的主觀要求的現實主義。祇有這一種現實主義者，纔有勇氣正視我們中間許多不忍卒視的現實而不致成爲失敗主義者，也祇有這一種現實主義者纔有勇氣從抗戰中一步一步地變革這些慘淡的現實爭取光明的前途！

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們征取過去年來血的經驗，無論軍事上或政治上的策略都有甚大的改變，我們知道放棄專守的防禦而採取運動戰游擊戰在在進攻敵人；我們知道迅速



地普遍地動員廣大民衆以與軍事相配合，迎數月來在南北各戰場甚至漸次取得顯著的勝利，……此種事實已經肅清了無條件的悲觀主義者失敗主義者的歎息。但顯然地全國廣大民衆仍存在着對於抗戰的無知和冷淡，不澈底消滅這一缺點，實在不能有滿足的民衆動員，因此也無法保證抗戰的最終勝利。我們有理由要求每一文化人每一宣傳工作者從堅定的民族戰士的立場，對廣大民衆分析目前許多可悲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缺點，指示抗戰實爲克服這些缺點的最好機會，鞏固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那麼一來，我們相信不僅戰局要改觀，文藝運動也將有更大的進步！



抗戰時期的文學

周揚

一 抗戰後文藝界的情況

要論抗戰時期的文學，先要問：在抗戰發動以後，文藝界發生了一些甚麼新的現象？

首先我們看到了文藝活動的相當的沉滯。由於戰事的影響，出版界陷入了暗淡的狀態，不但文藝的，就是一般的書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難的事體。大型刊物是無法繼續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冊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的东西。有比較悠久歷史的「文學」，「後起之秀」的「文叢」，擁有廣大讀者的「光明」和「中流」都一齊停刊，雖然沒有多久這些刊物的戰時特刊都先後與牠們的讀者相見，但已經是小小的薄薄的本子了。戰事對於出版的影響，同時使作家在生活上失了保障，他們不能不紛紛離散，有的跑回自己的故鄉，有的投奔到前線去。作家沒有了從容寫作的餘裕和心情，抗戰以外的題材的精心傑構的作品在這時候也不容易喚起讀者的共鳴。這個事變對於作家雖是這樣巨大，這樣刺激，這樣興奮人，但是沒有對於這個事變的親身參加和深刻體驗，一個謹慎的作家是不甘願把這樣偉大的題材寫成空泛淺薄的作品的。對於這個全國性的全民族的抗戰，他們也並沒有袖手旁觀，他們寫的抗敵救亡的政論來代替作品，做一般的救國的工作來代替文藝的活動。在上海，在西北，以及其他各地，都組織了文藝界戰時或戰地的服務團。他們進行了募

捐籌款救濟難民，慰勞傷兵，發動組織城市和鄉村的民衆等等一般的工作。爲了救國，應該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藝是許多手段中的一種，文藝家首先應當使用自己所最長於使用的工具，這是當然的，不過文藝並不是甚麼時候都被需要着，作家也並不是除了文藝以外再沒有別的救國的門路。凡是一個普通國民所應做所能做的工作，文藝家都沒有權利把自己除外。先是國民，然後才是文藝家，先有生活，然後才有文藝。所以一部份作家放下了筆去做救國工作，雖形成了文藝活動沉滯的一個主觀上的原因，但這並不是可指責的現象。知道作家豐富的生活經驗的蓄積正是新文學的更偉大的將來的保證和基礎。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說在抗戰期間文藝活動必然要停止。「在戰爭中，謬司沉默」的說法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事實上，抗戰以來文藝活動並沒有停止，而是採取了一種比較以前不同的方式。以抗戰救亡的事實爲題材的小形式的作品取得了最優越的幾乎是獨霸的地位。這是抗戰期文藝的一個重要特點。假如說華北事變以後反日的文藝有了大量的發展，那末，目前的作品就差不多全部集中於反日的主题。短篇小說，是中國新文學的最主要的類型，目前所採取的就是比短篇小說更小的形式，散見在各報章刊物上的盡是戰時隨筆，前線通訊，報告文學，牆頭小說，街頭劇等等。這些作品都是急就章的，沒有經過多少藝術上的斟酌和推敲，都具有一種宣傳鼓動的性質。牠們能够很迅速地反映抗戰救亡運動中的每個事件，而且極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廣播在讀者大衆的腦中。雖然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很多材料充實，情緒飽滿，藝術的感染力和煽動效果同時具備的作品，但是這類的作品形式爲目前文學的潮流所趨，爲抗戰環境之所需要，爲抗戰期文學的正當發展的方向，却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和小形式作品的流行同時是通俗文藝的特別的活躍，在許多報紙和刊物上登載了不少討論通俗文藝問題的文章。在那些文章裏面，通俗文藝實際是大衆文藝的同義語，而且這個名辭也祇有這樣地去了解才是正確的。大衆文藝

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革命文學是在文藝大衆化的旗幟底下鬥爭過來的，現在也還是繼續鬥爭着，在這一方面特別是在舊形式的批判地採用一方面，我們已經有了顯然的進步。在「一二八」時候，反日的小調，如「時調大觀」、「救國歌曲」、「時新小曲」、「中日交戰景緻」等。出版了七十六種之多（見阿英作的「上海事變與大衆歌曲」）當時和這些有毒的東西對抗的，僅僅有秋白寫的幾首小調，如「東洋人出兵」等等。五年後的今天，情形就兩樣了。在上海抗戰發動後兩個月中間，封建小調的產量還不及「一二八」時一個月中的產量的三分之一，而從革命的作家、詩人方面，却產出了不少的通俗故事、歌曲，以至小調、鼓詞。包天笑、趙景深等先生也，都努力於進步性的通俗讀物的提倡和製作。趙景深先生作了好幾首大鼓詞，其中的一首「平型關」就是歌頌第八路軍的勝利的。

這些就是抗戰以來文藝界的大致的情況。文藝和抗戰密切結合，這是新文學發展的一條正路。要使這個結合不成爲機械的，浮面的，就祇有通過作家的對於現實更深的理解和實踐。不用掩飾，目前的文藝還是落在抗戰的現實後面，以抗日救亡爲題材的作品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要使文學和抗戰的實際更接近，把文學在抗戰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

二 在抗戰時期我們的新任務

第一，文學必須成爲在抗戰中教育羣衆的武器，就是她必須反映民族自衛戰爭的現實，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輸給廣大的讀者。中國的新文學是沿着現實主義的主流發展來的。現實主義和文學的功利性常常連結在一起。爲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不會佔有過地位。新文化運動的創始者諸人，就都是文學上現實主義的主張者。他們反對彫琢虛僞的文學，反對把文學當作裝飾品，而主張文學的實用性，主張文學應當於羣衆之大多數有所裨益，應當成爲革

新政治的一種工具。作爲新文學創作上最初也是最不朽的收穫的魯迅的作品便是現實主義的東西，他寫小說正抱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見魯迅自選集序。）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雖曾有過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的論爭，但是浪漫主義者的一派並沒有逃避現實，而一味地沉於空想，相反地，他們對於醜惡的社會燃爆着憎惡，而抱着改革社會的無限的熱情。他們也主張藝術應關心於社會問題，應成爲對於人類之教育的最有力的手段。這一派後來成了革命文學之最初的提倡者，並不是偶然的。一九二七年以後拾頭的革命文學，經歷了她的幼稚的初期，在十年的苦鬥中間，發展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的主力。她明確地提出了文學上反帝反封建殘餘的問題，公開指明了文學的民族和階級立場的相互關係和政治作用。從「狂人日記」以來，反封建殘餘的主題有力地支配着新文學。到「九一八」和華北事變之後，反帝，特別是反日的作品才漸漸佔着優勢，在那些作品裏面反映了亡國滅種的危險，和一種新穎的，動人的愛國主義，形成了革命文學的新的內容，一九三六年幾乎成了一個國防文學年。這就是我們的新文學所走過來的路程。在今天，全國的抗戰已遭受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祇有堅持抗戰中華民族才能生存下去的這樣一個時候，文學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來反映和鼓吹這個抗戰，影響並教育羣衆來參加這個神聖的戰爭，要達到這目的就需要把文學和民族自衛戰爭更密切地結合起來。文學和民族革命的實踐的關係愈密切，文學在大衆教育的事業和民族解放的事業上就愈有用，牠的價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們說，我們主張文學爲革命，爲國防，是新載道派，我們應當回答他們說：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的主張，正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秀的傳統，我們今天主張文學應成爲抗戰中教育和推動羣衆的武器，就是把這個傳統在新的現實基礎上發揚。

我們說文學應當反映民族革命的現實，那並不是把文學題材的範圍限制抗日戰爭的範圍的場面。我們的抗戰是有持久性，全國性的，要保證這個抗戰的勝利，必須有全體民衆的參加，要動員全體民衆參加，就必須給予人民以民主

權利，改善人民的生活。這裏，民族民權民生的問題是不能分開來解決的。文學既是現實生活的全面的反映，這三個問題就都可以成爲純藝術地來處理的對象。不過目前這三個問題中，民族的問題是首要的問題。描寫守土衛國的民族英雄，他們的英勇壯烈的事蹟，如姚營的殉寶山，羅團的殉南口，這應是作家的最神聖的責任。但是藝術的創造有賴於實生活的經驗，沒有經驗而向壁虛構，藝術上一定會帶來失敗。寫你所熟悉的題材，這無論何時對於作家都是可貴的忠告。這樣說我們就沒有意義的題材可寫了嗎？抗戰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着，沒有一個角落，一個人民不受牠的影響，祇要有細心的觀察和有機的理解，有意義的題材是不愁沒有的。人民對戰爭的態度，和兵士的關係，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的被喚起到參加鬥爭，這些都和抗戰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些題材不都是我們應當去描寫的吗？

更廣泛地說，從目前全民族的抗戰回潮，到一九二五到二七年大革命，一直到辛亥革命，太平天國每個史實都可以寫成中華民族解放的偉大的敘事詩。假如有誰能够在現在寫出這樣一部大的藝術作品來，我們一定用熱烈的拍手來歡迎牠，因爲這不但於新文學的發展，就是於抗戰，也有益處。但是在現在的抗戰的環境之下，顧慮到出版的不易，作家創作的艱難，讀者的無暇欣賞長篇這等等的條件，對於大藝術作品的期望恐怕也許要放在稍遠的將來。目前的問題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使文學服務於抗戰，服務於大眾。因此通俗的小形式的作品成了當前的急需。要完成在抗戰中教育羣衆的任務，小冊子的作用是很大的。福祿特爾就是一個最重視小冊子（Pamphlet）用處的人，他利用牠對法國革命給與了非常寶貴的貢獻。爲了抗戰，我們應當大量地製作這樣的作品：牠形式短小，內容通俗，而富於煽動性。中國的新文學創作差不多都是歐化的，近幾年來技術的水準的確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時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在技術上優秀的作品的基本讀者還祇限於狹小的知識分子學生的階層。歐化的文字技巧在作者和落後的讀者中間築起了一道障壁。在今天，急需要把民族革命的思想普遍到最廣泛的羣衆中間去的時候，這個障壁，就應當用種種方法來打破。我們主張利用

舊的形式，從小調，大鼓，皮簧，到評書，演義等等，就是爲的這些形式是一般大衆所熟悉，所親近的，通過牠們，可以順利地把民族的思想輸送進入他們的腦裏。一般羣衆正在以宣傳宿命論，因果報應說的封建思想的讀物，來滿足他們反日的精神上的要求。在內地，在抗戰的直接影響尚未達到的地方，「七俠五義」之類的書籍還保有牠的廣大的讀者。要爭取抗戰的勝利，不把大多數落後的羣衆都動員起來是不成功的，通俗文藝就是教育和動員這些羣衆的一種武器。固然，通俗文藝並不完全採取舊的形式，凡是適合於大衆的新形式，我們都要作大胆的探求。通俗文藝一時一刻都不能和藝術的質的提高，文學中正確思想的指導地位離開，通俗文藝和所謂純文藝的界限應當儘可能使之逐漸消泯，愈是藝術的作品，文字愈應簡潔和流暢，這一面是可以發揮文學在抗戰中教育羣衆的功用，一面也是爲了新文學本身的正當的發展。

✓ 第二，作家間需要有新的鞏固的團結和集體的活動，我們的民族正發生着偉大的事變，我們要做配參加這個事變的人。在大的變動前，要能够不張皇失措，不凌亂渙散。統一文藝界的步調，結合文藝界的力量，是完成文學上抗戰的任務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從華北事變以後，隨着國內階級關係的急遽變化，作家間的關係也變化了，絕大多數的作家都轉向抗日。以抗敵救國爲目標的，包含百餘作家家的統一的文學團體也組織起來了。可惜這個團體在牠存在的期間沒有作出能預想的成績，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間還存在着非原則的對立，無謂的磨擦，彼此之間還沒有很好的了解，因而沒有能够達到如所預期的力量的統一。但是文學上全族統一戰線第一次在組織上的形成，給文藝界今後更緊的團結打下了一個基礎。所以在抗戰發動以後，作家能够保持了團結，而且把團結的範圍更加擴大了。

文學上統一戰線的團體不但應當規定抗戰時期文學活動的共同目標，而且還應當規定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步驟，並動員文藝界所有的力量來完成牠們。一個團體沒有具體的實際的活動是不能堅實地存在的。在戰時文藝家的一

切活動中，集體創作的活動應當佔一個地位。創作祇能是個人的，不能是集體的，這種陳腐的傳統觀念是應當拋棄了。創作的集體的方式和個人的獨創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充的。要迅速地反映當前不斷發生的許多事變，尤有賴於集體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是已經有了一些初步的嘗試。由劇作家夏衍等集體創作的「保衛蘆溝橋」一劇在舞台上收到了成功，由小說家張天翼、艾蕪、沙汀等共同執筆的「蘆溝橋演義」也在上海抗戰的前後完成了，雖然因為戰爭的影響而沒有能够印行。集體創作並不一定要用專門的作家，而可以由許多非作家的作家來寫，已出版的「中國的一日」便是例子。抗戰中巨大的多方面的經驗需要大批有這些經驗的人們集體地來紀錄。即使這些人不都是專門的作家，寫出來的都是片鱗半爪，在藝術上不完整的粗糙的東西，也將會比對於這些經驗生疏的作家所寫的含有更多的生活的真實和意義。

第三，作家應當到前綫去，到內地去。抗戰發動以後，集中在一個文化地帶的作家開始向各地移動，有的是抱有積極的計劃，有的多少帶着被動的逃難的性質。我們歡迎作家分散到各地去，但要有組織，有計劃，相互間有聯絡地去。在這一點上，救亡演劇隊的活動足為我們的模範，雖則戲劇本身的性質原是比较文學更民主，更多帶集體性一些。在移動中間，作家所起的作用遠不如戲劇家，是事實，但是作家到前方和內地去，將來也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果。離開了出版活動的中心，暫時沒有了，至少減少了，發表文章的機會，這個表面上的損失將由實際上的更大的好處來彌補。那首先就是使作家出了書齋，走進了真正的人羣，接觸了活生生的實際的生活。不管是前線陣地，或是窮鄉僻壤，都可給作家提供不少新奇有味的生活材料。作家可以不必再在編輯和書店老闆之間奔走了，那種奔走是祇會使一個作家才思枯竭的。有人說二三朋友的往返和幾部翻譯的小說就是我們的作家的修養的全部，這雖是一個近於惡意的譏笑，但我們也不怕承認作家生活空虛的現象是存在的，是一個必須克服的缺點。到前綫去，到內地去，就是克服這個缺點的最實際的辦法。很短

的時間內許還不能產生出大的優秀的作品，要把當前民族的偉大的事變加以藝術的概括，這是不能太性急的事。但是在今天在這些作家身上已課了一個重大的責任。寫前方通訊，寫內地通訊，是他們必須做的工作。這些通訊偏重於事實的報導，夾雜着個人情感的抒寫，是抗戰期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範疇。

最後，要建立抗戰時期的文藝批評。在作家力量的配置和動員上，在抗戰期文藝運動的推進上，批評負了很大的重負。他應當在團結一切作家抗日救國的總目標之下對各種不正確的文學思想進行嚴正的批判。他對於當前文學上的一些具體的問題，如通俗文藝，舊形式的利用，集體創作等等，應當作品的實踐的聯系之下來加以更深的檢討和研究。對於文學上可能表現出來的任何悲觀失望的情緒，他不應放鬆他的鬥爭。另一方面，創作上的公式主義也應該反對。

「光明」編者沈起予先生在一篇題名「悲哀的文學」的短文裏，說他所見的外面投來的稿子大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如何如何」末了是「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一套，對於公式主義的這種指摘是完全合時的，正確的，但是我有一點和起予不同意的就是我們反對公式主義並不需要悲哀的文學。不錯，我們的民族正遭受着大的災難，祇要想想在華北，在東南，一點鐘有多少在前線的戰士死亡或殘廢，有多少難民在敵人的炸彈或槍斃下完結他們的生命，有多少屋宇建築化為灰燼，誰能夠說我們所處的不是一個大悲劇的時代？這些悲慘的事實應當反映在藝術作品裏，不過假使作者是一個革命的作家，那末任何悲慘的事實他都不會寫成悲哀的文學，因為他能夠用革命的眼光去看的原故。「毀滅」寫一隊游擊隊犧牲到祇剩下十九個人，那結尾是悲哀的，「夏伯陽」寫到夏伯陽的最後，那結尾也是悲哀的，但是這兩篇作品卻無論如何不是悲哀的文學，因為牠們灌輸讀者以勝利的信念，並且教育讀者怎樣去繼續鬥爭，這是戰鬥的文學，我們目前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作品。批評應當把作品活動引導到正當的方向，牠應當成為抗戰期文學運動的引路者。祇有健全的批評的建立，才能把文學上抗敵救亡的任務很好地完成。

從歷史發展中看 中國應走的方向

何幹之

一提起中國應走的方向這個問題，又使我想起許多往事來了。在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思想界曾經出現過一次轟轟烈烈的論爭，論爭的題目是：現代中國到底是什麼社會。參加的人，代表了各種不同的派系。雖然他們的看法不相同，所屬的政治派別不一致，可是大家都聚精凝神來分析辯論這一個問題。現在要把舊事重提，好像已時過境遷，很難引起人們的興趣了。可是我們平情論事，這一場爭戰，決不是耗費精神的。中國社會是什麼，這個有益於世道人心問題，經過我們的思想戰士的雄辯，已得了一個基本的結論了。這點正如我在別處所說的一樣：

「現在試任意執住一些肯和實際問題接近的青年，

問他們中國是一個什麼社會，我想除了極少數頭腦已經硬化的不算以外，一定會回答說：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

這就是論爭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在基本上是完全正確的。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變了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德國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並且都是第一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為什麼不會變成這樣的社會？也許有人要說是造因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罷。這點當然有理由，但並不是理由的全面。帝國主義何嘗不侵略日本，而日本變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何嘗不侵略印度，

而印度又變了一個全殖民地。同是侵略，中國不變為資本主義，不變為全殖民地，却變了一個半殖民地。對於這個問題單憑帝國主義的侵略這點來解釋，顯然是站不住了。

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中，英、美、法、德、日、印度、蘇聯的社會制度不同，是它們的歷史條件不同所決定了的。對於這些複雜的歷史問題，在這裏不容許我多說。現在我只想談談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中國的形成過程及其轉變的關鍵。這一點，我相信不僅是歷史家的理論問題，而且是關心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人民的現實問題的。

依着新史觀的資本主義的歷史是有規律性的。即是：「封建生產方法經濟發展的邏輯達到社會改造，這就指示資本主義的勝利。」（蒲列哈諾夫語）這話指出了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是有遞嬗的關係。封建社會發展到了終點就被否定，否定它的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後繼者。不論近代各國的歷史過程，如何千變萬化，各國的實際環境，如何參差不齊，這一普遍性，好像一條紅綫的貫串着歷史。說得更明白些，各國的歷史是以

個別的特殊形態來表現出一般的規律的。

本來在封建社會裏，農民是一個獨立的小生產者。他們有強大的體力，也有簡陋的工具，只沒有土地。但在農業社會或自然經濟之中，土地的獨佔起着決定的作用。我們可以更明白些說，土地的私有權就是地主支配農民的物質基礎。農民與地主的主奴關係，表現在地租形式之上。地租的形式，第一是力租，第二是物租，第三是錢租。這三種形式是循着歷史的進展而遞嬗的。在它們的演變中，表示了生產力的變動不居，表示了生產工具的日新月異。然而生產工具的改善與生產力的提高，不僅推動了地租形式的流轉，並且引起了農業與工業的分家。分了家的手工業者，羣集在交通的中心點，或在人煙稠密的地方。手工業一旦發展起來，商業也隨着繁盛起來，商人的地位也隨着提高了。後來他們不僅壟斷了交換關係，並且漸漸插足於生產過程。他們或者干涉生產的品質或形式，或者出原料和資本，指揮手工業者聽從他們生產計劃。最後他們集合了各種部門的手工業者，在他們的工廠內，建立了大規模的工

廠手工業。其他的手工業者，很少數幸運地變了廠主，大多數只有同工匠學徒一樣，淪落了爲工人。農村的地租，自城鄉分化之後，普遍地逐漸採用錢租。錢租變了清一色，農民的分化是更加劇烈了。他們之中只有一部分成了富農，其他萬千大衆，受着失地飢餓的威脅，只有跑入城市當工人，或者留在農村當傭工罷了。

這是西方社會發展的過程。我們的中國社會呢？我們經歷過奴隸制，也經歷過封建制，這是沒有什麼例外的。所不同的，只是中國的奴隸制因有進貢制（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存在，以致農村公社長期保留着，奴隸勞動不及完全清算了它，中國社會又由奴隸制轉入封建制了。（春秋戰國是一個過渡時期）因此，在歷史上，公社也陪着奴隸的主人嫁與封建諸侯。有了公社關係的存在，生產力的發展，就受着很大的障礙了。雖然經過了秦、漢、三國，經過了晉、南北朝、隋，到了唐宋元明清的莊園制時代，封建社會也向着較正當的方向前進了，但是農村公社，始終以不即不離的姿態，和封建社會起了橫縱交錯的關係。因此在中國封

建歷史中錢租不能變爲普遍形態，手工業也不能正常地發展爲工廠手工業。到了明清，變態的工廠手工業雖然已經出現了，錢租雖然已經漸漸變爲普遍的形式了，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雖然已經具備了，然而，正在中國走到歷史轉變點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勢力已開始侵入了。由下而上的太平天國運動與由上而下的張李康梁的改良運動失敗了以後，於是中國的自力更生運動，一時受了很大的挫折。那時候資本主義已走入帝國主義階段，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化運動，是更趨於保守的了。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雖然我們乘着帝國主義無力東顧的時候，一時資本主義急速地生長起來，並且這一經濟上的變化，掀起了五四啓蒙運動，而這一啓蒙運動同時又作了國民革命的思想上先驅。雖是如此，但誰也不能武斷，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了。中國還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要是國民革命不是中途有了轉變，資本主義在中國也有它發展的餘地的。可是中國歷史決不會再走着歐美的老路，資本主義在它的發展中又捨棄了它自己。然而正因爲反帝反封建運

動受難的緣故，敵人從四面八方面打進來既佔據了東北與華北，又控制了華中與華南。我們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杭州已先後失陷了，許多城市又正在危急之中了。在目前，我們不能否認對日抗戰已受到了局部的暫時的失利，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抗戰的暫時的失利，已孕育了勝利的因素。

在這時候，中日的矛盾已到了極點，而國內的磨擦反降至次要又次要的地位。這一基本的認識，在半年的抗戰中更得到了活的證明。目前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統一戰綫已經擴大了鞏固了，以全國人民力量為基礎的精誠團結已經開始實現了，這力量是不可消滅的力量，這力量是戰勝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唯一可靠的力量，到了我

們驅逐了窮兇惡極的敵人出中國，我們有很大的可能不必再經過一場大血戰，用外交上立法上的方法，就可以解除一百年來外部的威權者加在我們頭上的枷鎖——不平等條約了，與解除幾千年內部的落後關係加在千萬人民身上的一切前資本主義關係了。至少我們已把中華民族獨立平等自由的基礎工作完成了。到了那時候，民族的和封建的壓力被解除之後，中國是朝着新的歷史方向昂首前進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中國資本主義的變態發展有歷史的根源的，對日抗戰，對內改造的光明前途，也有歷史的根據的，中國通過了抗日的艱苦奮鬥中走上自由獨立的幸福的新中國也是有歷史的根據。

周揚代理邊區教育廳長

周揚現在是延安邊區教育廳的代理廳長，雖然工作十分忙，仍然時常

寫些理論的文章，而且答應給本刊長期寫稿。（瑩）



浴奴

老舍

「小陳，小陳！」小孫的與蒜一樣小的臉上滿裂着笑紋，急切而詭道的叫，嗓音沙啞，薄嘴唇很用力。「小陳，媽的你倒是過來呀！告訴你好話！」

小陳翻了翻白眼，把灰黃的長臉盡量的往下沉落。「好話都等着你說呢！媽的，昨天晚上又幹出去十二大塊！」一邊說，一邊把口袋裏的小手絹掏了出來；雙手提着，抖了幾抖，落下幾小片花生米的紅皮；然後把黃而無神的眼珠定在手絹中心的一灘黃稠的汁兒上。嘆了口氣，把手絹折好送回，口袋裏的的確確還只有廿枚的一張破錢票，像個多足的小虫兒在袋角團團着。

小孫的臉上嚴肅了些，把那些笑紋全集中到鼻子上，眼中放出很複雜的神情來。他可憐小陳，同時又有些自傲，甚至於是幸災樂禍；為掩蓋這兩種情感，他想拿出十分知己的神氣，使小陳不至感到難堪；可是自己所要向小陳報告的又是很有價值的事，隨便說就減了自己的威風，嚴重的語調又足

以引起小陳的反感。他自己反覺得不大得勁兒，鼻上那堆皺紋有些發僵。「小陳，告訴你，」他湊過小陳來——非湊過來不可，可是分明的感到這是屈就了小陳；本來這是要教小陳聞所未聞，自己倒落了個上趕着遞慫，不大合理，但是不告訴小陳，自己心中又發癢，而且沒有小陳來幫忙助胆，這件事是不易作到好處的。心中的混亂，使他不能決定怎樣行動。像要驚走腦門上一個蒼蠅似的，他搖了搖蒜形的頭。「小陳，告訴你，他媽的！」

小陳自己的憂鬱必須先由口中流洩出來。「你就說倒霉不倒霉；昨兒個晚上，好容易弄下兩號買賣，費他媽的牛大的勁纔弄了四塊二毛錢。小鬼子他媽的精多了，先骨後買，告訴你，我心裏直嘆通好萬一他翻臉不給錢，繫上襌子就走，我找誰去？他們一走，我怎對付那倆娘們？」小陳的長臉上紅起兩小塊來，很小很紅，在腮峯上，像倆紅痣似的。「總算萬幸，他們算是吃入了味，照數給了錢，倆娘們還跟我搶了一陣，纔他媽的弄到四塊二！」

「倆小娘們可真不錯！」小孫雖然急於說出那件事來，可是無法扼制住心中的妬恨。「我要是有日本鬼子的腰裏那麼多的金戒指，我要不包下她們，我就不姓孫！尤其是小春那對眼睛，一想起來——甯說了！」他又搖了搖那頭蒜。

「天好，好出朵花兒來，也得給太爺錢！」小陳拍了拍胸膛。「姓陳的不是能教眼睛看軟了的人，還告訴你，小孫，對娘們，你越狠，她越佩服你！說不上，在沒買賣的時候，她還請你過過癮呢。請，是請，記清楚了！你要是不狠心，豆腐似的隨着她擺弄，瞧着吧，她連正眼都不給你一眼，你信不信？」

小孫無可如何的點點頭。在理智上，小陳是一點也不錯的。

「四塊二！」小陳的心折了個跟頭，翻到原處。「加上前天的八塊七！×，真他媽的邪！日本人都街上開了烟館，張三那孫子還不敢出門；幾個烟泡，教我敲了他八塊多他媽的你當是天下大亂沒好處呢！——十二塊九，都是媽的了。九那小子，非拉着我上藝術館去不可；他贏了五塊，我幹進去十二，心裏一悞，又喝了八毛，三十枚的烟，這不是，還剩他媽的不折

不扣的廿枚」他摸了摸衣袋，摸到那張破票，可是沒有往外拿。

小孫看朋友已把一肚子難過洩盡，開始預備說那件事，頂好先給他個甜頭，引起他的高興與希望，纔能順利進行！小陳這小子頂不好擺弄，告訴你，我又看出點俏來，咱倆和和氣氣的商量着辦，準保天天有買賣！」

「哼！」小陳永遠不肯輕易承認別人的計劃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可是他含而不露的願意聽一聽，聽完，由他自己尋思一遍，加以批評與修正，那計劃的所有權便屬了他，倒彷彿他是發動者似的。「我他媽的跟日本鬼子算打够了交代了，要又是他們的事，沒我！」

小孫從心裏笑了出來：「這回準保不吃東洋飯！」

「哼！」小陳表示不妨聽一聽，哼的聲音輕微而活動。

「清明池的小五對我說的，」小孫笑了一下，爲是使話語顯着熱鬧，「你猜怎麼着，趕情日本鬼子帶着娘們一塊去洗澡！」小孫的眼皮連連眨巴，等着小陳表示驚異。

「帶着咱們的娘們？」小陳一點也沒有驚異。

「不，東洋娘們。」

「盆堂池堂。」

「先也洗過池堂，近來都洗盆堂了。」

「啊，」小陳點了點頭。

「咱們要是弄倆娘們，在澡堂子去應活，你說！」小孫拍了小陳的肩膀一下，眼睛發出些賊光。

小陳的長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像掛着一部歷史似的那樣沉着嚴肅。

「咱倆，」小孫把「倆」說得分外的有力，期望能打動小陳，「一面去跟澡堂子的掌櫃說好，一面去拉人，盆堂單間原是四毛錢一位；有娘們陪着呢，咱們就把價錢包過來，看人行事，十塊也好，八塊也好，收過錢來，通通由咱們開賬；娘們交櫃，茶錢……每一號買賣至少咱們也剩抽三塊五塊的！一天還不弄上三兩號？準保有買賣，又新鮮，又暖和，又乾淨，又掛點東洋味兒，你說……」小孫用胳膊肘頂了小陳一下。

小陳板着臉，身子左右搖幌了兩下，然後，滿不在乎的，輕描淡寫的，不大耐煩的說：「用不着和澡堂掌櫃的商議，咱們找了娘們，找了客人，硬往單間走。日本鬼那麼辦了，他還攔得住別人說翻了，弄倆高麗棒子砸他一頓就是了，嘍！」

「對對！」要不我怎麼得先跟你商量呢！我會發起，你會改良；兩下一湊合，事情就算成了！」小孫說得非常親切，心中可真有點害怕：話是已對小陳講了，要是不死拉住他，他也許獨自去辦，自己弄個有冤無處去訴。

「我去找娘們，」小陳的眼成了兩道細縫，彷彿已決定好爲這路買賣應找哪些婦女，比如：必須身上有肉，皮膚要白，好鎮得住澡堂子裏的房間；面貌如何倒居其次，必須是天生……不過，這些都用不着對小孫講。「你去拉客人。澡堂子要是要刺兒，不許進去，是我的事。客人到時候不掏錢，是你的事。客人約好，你往天順打個電話，我同着娘們去。」小陳的臉板得更緊了些：「咱們的賬是四六成，我六成，你四成；一句話，不用磨煩！」

小孫有好些話都塞在心裏，臉上減去了一層光彩，不便默然，他問：「找誰去好？」

小陳笑了笑。「四成，還便宜着你呢，怎麼麼笨！」他的臉忽然又板起來。「兩種人可以找，穿馬褂的和穿洋服的，對穿馬褂的不必提日本鬼，光說有地方洗澡，娘們陪着；一提日本，他們就哆嗦。對穿洋服的必得提出日本鬼，他們愛掛洋氣！你若是告訴他們，日本鬼洗完澡把水喝了，他們都得照方兒辦，甭說玩娘們了。」

「好吧，」小孫點了點頭。「平分賬不行！」

「不行！你拿四成就不少！」

「好吧！我要是一趟拉來好幾個人，你有那麼些娘們嗎？」

「那是我的事！」

x

x

x

x

清明池的杜掌櫃有點發慌：日本鬼子帶着娘們——不管是老婆，還是野雞——來洗澡，已經够喪氣的了，現在又添上中國娘們了！東洋娘們到底是洋玩藝，或者不至於把財神爺沖跑，他媽的中國娘們……怎麼辦呢？

要打算攔住中國娘們，就得先攔住東洋娘們。沒法攔住日本，人家有槍，那就沒法攔住別人，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小陳小孫都不是什麼好惹的，哼，得罪了他們，他們也許夜裏來偷偷的放一把火。不行，別得罪他們，有好多事還得仗着他們給辦呢。天下大亂，無理可講，要吃飯，就得對壞蛋作揖，沒法兒！

可是這到底有點彆扭！自古至今，可曾見過男女一塊兒洗澡的？老杜幹這行生意已不是一年了，在同行裏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現在……

不過，事已至此，還講臉面，整個的北平都落在鬼子手裏，自己有什麼鬪兒呢？倒不如從事實上來講，既能保住買賣，又不太丟人，那纔是好辦法。

比如說：找個高麗人來，專管東樓東樓上五個單間專招待日本人——不論是單人，還是成對兒的。這樣，有高麗棒子作招待，大概中國人就不敢來了，連小陳們也沒了辦法。即使他們要鬧事，還可以花幾個錢運動一下。要是這樣辦通了，門口貼上日本字的條子，男女澡堂，買賣或者不至吃虧。對老照顧主和地面上呢，也就有的說：日本們要上這裏來，我老杜有什麼辦法呢？這不是把他們都讓到東樓去，與咱們這邊無關，喪氣全沖着日本鬼子自己，咱們這邊還是中國人中國辦法。這

豈不四面八方都講得通，連財神爺也不至於見怪了嗎？是的，把通東樓的小門堵死，街上另開個旁門，貼上日本字的條子，對！

先不必對別人講，且到東樓看看去。

剛要上樓梯，小陳在前，一個胖女人在後，從小門轉了過來。小陳看到杜掌櫃，把臉落下一寸多，帶理不理的微微一點頭。杜掌櫃納着氣退下來，讓他們先走。小陳剛要往樓梯上邁步，那個女人扯住了他。杜掌櫃想擺出老買賣人的氣派，給他們個見怪不怪，可是眼睛不由的轉到婦人身上去。他不知爲什麼覺得她非常的可憐：胖胖的，臉皮很鬆，可是白淨，眼胞浮腫着；身上一件藍布旗袍，過於瘦，把乳部箍起很高。他覺得這個婦人不像久幹這個的，由這個，他又想到小陳必會利用生手，好多敲幾個錢，由這個，他也渺茫的推想到，城市陷落，大家成了沒上鎖鍊的奴隸，多少個良家婦女須把身子賣了，纔能賺來三餐，這個婦人家裏也許有好幾個小孩，餓得像些瘦狼呢！一股熱情使他挺起來，腰板，真想到櫃上取出幾塊錢給了她，可是，她是買賣人……腰板又塌下去。婦人眼看着地，聲音很低，像慟哭過後那樣有氣無力的問小陳：

「準不是日本鬼？我不作洋買賣！」

小陳向她露了露牙。小孫領着個西裝少年來到，蒜似的頭揚得很高。西裝少年的眼直奔了婦人的臉上，她低下頭去。小陳的眼已合成兩道縫，擠出點笑意；「您把她泡在水裏再醃，雪白粉嫩！還有一層，準保乾淨，新貨！」

杜掌櫃心裏疼了一下，啊啊了兩聲，搭訕着往回走。

西裝少年一端肩膀：「沒關係！嘗過這個滋味，就等於留學日本，明白！」

胖婦人微嘆了一口氣，忽然一挺胸，跑上樓去，像個烈士赴義就刑時那麼勇敢壯烈。

「請吧！」小孫向少年說，說罷，在少年背後向小陳伸手，手掌翻了兩次。小陳往下一沉氣，小孫縮脖一笑。

小孫把住樓梯下的小門。小陳領着少年上樓。少年雙腿羅圈着，一邊走一邊嚥着滋味笑，以為走得非常像東洋人了。走到第一間屋外，少年用手挑開白布簾，向裏望了望，空的。到第二間屋外，照樣挑開簾子，屋裏坐着個日本兵，赤着身，牆上掛着件花色鮮豔的女和服。日本兵像貓逐狗似的吡了一聲，少年極媚的笑了笑，輕快的放下白布簾，然後，一吐舌頭，臉上浮起些得意，下賤，狂喜，與輕佻的混合神色，彷彿是說：「死也不寬了！」剛要進第三間屋——小陳已把簾子打開——是又一斂脚步，極快的轉回身來，張着點口，舌尖伸在外邊，又輕輕用手指掀第二間的簾兒，一心要看看日本女的是否也光着身子。

簾子一動，赤身的小鬼已立在他面前。他的腿軟了，臉上變了顏色，可是還勉强的笑。

「這邊來！」小陳低切的叫。

少年笑着往後退，赤身的鬼子趕上來。小陳一閃身，像條魚似的滑過去，往樓下跑。胖婦人走出來，立在門口，哆嗦着；忽然一咬牙，猛的一推，少年把赤身小鬼砸在底下。她惡虎撲食似的，下去，雙手找到日本鬼的喉。

「救命！」西裝少年滾了幾滾，脫了身，拼命的往樓下跑。

及至杜掌櫃跑到樓上，小鬼已不會動。一個披着花衣的東洋婦，看着一個中國胖婦人——低着頭，手指上滴着血點。澡堂的夥計們跑上來不少，望了一眼又急忙的跑下去。杜掌櫃獨自木在那裏。胖婦人像對自己說呢：「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殺死他們一個！」說完，她拾起頭來，深深的看了東洋婦人一眼；一扭頭，她跳下樓去。

清明池關了門。杜掌櫃還沒把事想清楚，已沒了命。

小陳起下誓不再和小孫合作，小孫拉來的西裝少年太不地道。小孫的臉更小了一圈，好幾天不敢出門，中了病似的，來回的念道：「身大力不虧，都是小陳媽的胡出主意，找那麼胖的娘們！」



在艱辛裏生長

劉白羽

……這一次給茫然的黑手擺弄着，就要流落了。半日以前自己還是默默的問着：「到底怎麼樣呢？到底怎麼樣呢？」現在卻又置身於一輛悶子車裏，朝着南方行去了。

秋風颳着，這兩天，一直是落着雨。我親切的聽着，我那樣想：這是北方的風雨呵！

雨，這半天停止了。地還是潮濕着，黏人脚的。剛才——九點鐘，給月台上的電燈光晃着一雙從黑暗中剛爬出來的眼睛，走上這輛車。天上，還堆滿了太擁擠的白雲呢！誰要仔細想想這是怎樣跟距的一個大時代，誰也不會把時間當做問題的。從不斷的睡夢中，反正我們知道車是時停時走的。此刻總出不了這山東南部的一塊平野吧！

「喂……喂……」

不遠的一個角落裏，誰尖銳的喊着。大概是夢魔了。

在這一羣流浪的年青人當中，發育着的生命之流，是會燒化了多少壓積的悶鬱的。

我蹲在一側滿沾着煤末的壁腳下，誰知道秋夜是這樣冷了——我從來也沒有忍受過這樣的冷。身下的木板，又因為落雨，潮得像一塊冰，濕漉漉的。就在車旁，還有一個大洞……瞧不見，是可以掉下一條腿去的。那大概是因為木板朽爛了的原故。鐵軌上，車輪煽動的陰風，便呼呼的吹上來，一會也不停的颳在頭髮上，臉上，肩膀上。

旁邊一個墊了厚厚襦套，把腦袋扎進被窩裏去的人，緊子打呼嚕。

起初，我坐着，可是疲乏催睡着我。使我也想躺下，就動手搜集了兩張報紙，鋪在那滿是油泥，污垢，潮漬的地板上面——剪着睜不開的眼皮，感到很大的欣喜。

「呵！我要好好睡一覺……」

就不顧陰冷，潮濕，裹了一條薄綫毯倒下去。

這會睜開眼，卻痛苦起來——腿肚子轉了筋，而手便抱着那條腿，一動也不敢動。想暖過牠來。

突然，車慢慢停下來了。

一會，相反的那一頭車箱裏「又……」的一聲，有誰劃那根火柴，點着了一根洋蠟——呵！上帝造物，上帝造光明施

給這黑暗，陰森，冷寂室一樣的地獄吧……

那光圈挺黃，縮動着，顫抖着，照得清楚的一張張慵懶的臉都像發酵了的饅頭。

這一堆人，真幸福。太多的棉被，鋪得簡直看不見地皮，那該多麼美，溫暖……我這樣想。其中四五個學生樣的青年，披

着毛茸茸的俄國毯子，還點燃了木烟斗，平靜的吸他。可是誰也沒有言語。這樣冷的，寂寞的夜裏，是只有拚着嘴的份了。

腿能轉動了。我就跳下車去哪。

冷清清的小火車站上，幾對竹蔑簍子，小丘一樣，堆得挺高，黑兀兀的。裏面不知裝的是什麼。也許是吃的東西？落花生

一類……莫哪，別轉念頭哪，有什麼用處呢……

後面，車上，卻彷彿出了什麼亂子。一條女人的喉嚨在粗暴的嘶喊。

我把兩手深深插在口袋裏。一根背帶，把兩條褲腳吊起高高的，裸露着的那一斷腳腕，就像沒在冷水裏。我慢慢越過那古老的，頂了盞煤油燈的，歪曲的木桿，向那面走。

「這個豬糞——小墳東西！她偷了我們寶寶半匣餅乾……」

從車門稀疏的光線裏，看得出，這尖銳的聲音，是從那個頭髮燙得挺大的腦袋上發出來的。她一邊咆哮，手裏還舉着一個什麼東西，大概是餅乾匣子。手裏牽着的那個寶寶就在嘍嘍嘩嘩的，懊喪的哭叫着。頂可怪，是沒有一個人出一口氣，說一聲話。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更迫近了兩步。我看清楚了，這個婦人穿得滿漂亮——在她對面，卻立着一個矮矮的，穿着黑大褂的小姑娘，她是多麼可憐的顫抖着，一聲也不言語，站着，迎着頭上墜下來的叱罵，她紋絲也沒有動。

「你不要臉——你騷貨！」

這難聽的，不入耳的下流話，讓我憤怒起來了。我想——頂多她不過吃了你半匣餅乾，而她是小孩子，飢餓叫她這樣做這是怎樣的一個流亂，飢餓的時代呵！爲什麼要這樣兇狠的咒罵她？這就是人們對待着一個可憐的小姑娘的恩惠嗎？……頂憤怒的，還是旁觀者的沉默。——這些壞蛋滑頭的東西，罵的聲音愈兇，雨點一樣落下來。我就愈憤怒。終於我沒有先看一看手是不是骯髒就，伸到那漂亮的衣服上去了。

「不要罵！」

這意外，使她吃了一驚。也許是她由昏暗的光線裏，看見我那隻手是怎樣骯髒，粗糙。她趕緊一抽身，往後退了兩步。

「太太——你看一看，這是難民車呵！也許你上錯了車吧！這上頭，全都是要偷餅乾吃的窮人，告訴你！」

那時太激動，粗野得像一頭熊。如果這女人背後還有人，我簡直準備着毆打，藉以暖暖身體。

「你用這樣下流的話，罵她的罪，是比那半匣餅乾重的……」

就這樣，她嚇昏了。一聲不響。她退縮了。我又跨一步到那小姑娘面前朝她說：

「強硬一點吧！沒什麼……」

她抬起了那圓圓的一張健康的黑臉——奇怪，我的估計錯了她的眼圈上，並沒有一滴淚，像我所想象的那樣。她只是驚異的把那兩隻美麗的，眼睛睜得挺老大。我笑了。一時到想不起再說什麼，木木的沉默了一響，還是我先開口了。輕輕的問她：

「你爲什麼偷她餅乾呢？」

「因爲餓……」

是，不錯，這話說得一點不錯。我相信她，她是因爲宇宙間燎原一樣的一個餓呵！

「那麼——你到我們車裏去吧！那兒也許會得到同情呢！」

她望着這一輛紅皮的閘子車，點了點頭。

「那麼，我去幫你把行李取來吧！」

她搖了搖手制止着我。然後，小猢猻一樣，攀着鐵扶手，沒進黑暗中去了。我悠閑的把肩膀頭抵住了車皮——彷彿很痛快，很愜意，就一面搖擺着那冷冷的兩條腿。把破了的皮鞋後跟上釘的鐵掌，丁丁……的敲着車站的石頭沿，悠閑的吹起口哨來。好像在這世界上，我並不是一個不幸福的人了。

一刻，她出現了——這神聖的女孩子，她笑了。她叫我伸一隻手好拉着跳下來。

「多麼容易把憂慮拋掉的小東西呀！」

我看看她手上的那個小包袱和一條厚毯子，我喜歡得一把把那毯子搶過來，抱着，朝她叫：

「喂——你還有一條溫暖的幸福的毯子嗎？哈哈……」

她立刻跟我大聲說笑起來，她立刻活潑起來，她立刻就和我混熟起來了。

等我攜帶了她，由黑暗中摸索上了自己那輛醜陋不堪的老閘子車。大家眼裏，立刻泛起了一陣光彩。都睜着眼睛，望着我，合着一種要說什麼話的神氣……我默默的，安排着在那裏的幸福，使我滿足。因為我可以得到她這條毯子上的一份溫暖。人在艱辛中，對於一點點的溫暖，是那樣貪饞，那樣重視呀！

這樣，我那條可憐的薄綫毯子在下面了，上面我倆互相擠着，可以壓上那美滿的厚毯子了。

「你多大呀？我說。」

「我呀？十五歲——十五歲，不算小囉！」

「剛才旁人那樣惡毒的咒罵你，為什麼你不言語呢？」

「傻瓜……我打不過她呀！」

這樣奇異的對話，招惹來旁人的問訊。我悄悄爬到她耳朵上說：「我們的同情來了！你等着！」她沒言語，只一個勁把兩隻腳鑽在毯子底下去。我大聲的把剛才的事，對大家報告出來。我又有點激動。動附帶着便又把那個女太太譏諷了一大頓。我還說——因為餓的趨使，而偷一點東西吃，在這樣年紀的小孩子，是只應該換到同情的，而不是犯罪。果然——這是在苦難中，一點點人類的同情心，激動了大家。那邊坐在蠟燭的光圈裏的戴了一個小絨球帽的年青人就說了：

「不錯——是呀，我們應當同情她！」

一會，那邊稀稀索索響了半天。霍的一個龐大的黑影站起來動着，遮着了光線，塞滿了車箱，他向這邊走過來了。是一個北方口音的青年，他蹲在我們面前來說：

「吃一點吧！」

猛然一攤開兩手，麵包，雞蛋，梨，花生米……立刻擺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都在難中，我們——都是流亡出來的人……我們都是年青人，我們不應該互助嗎……？」

小姑娘伸起頭髮亂蓬蓬的腦袋喊：

「謝謝你聽着……謝謝你……」

就這工夫，一列軍用車迎面吼着馳來。這就是我們這列黑暗中的難民車，在這兒等着要錯過去的車。它來了——車頭上電炬，銳利的從木板縫上刺進來，晃着眼。「唔，唔，車要開了！」那個蹲着的人，突然咕嚕着挽起腰板子，三步兩步跑回去了。果然，車頭上，鳴，鳴拉了兩聲笛，慢慢車輪嚕嚕——嚕嚕……響着，開始走起來哪。

嘆……一聲，那邊燈光熄滅了。（因為怕碰上敵人，飛不車上，是不准點燈火的。）

黑暗又落下來了。黑暗又落下來了。這回我却不是那樣孤獨，冷清，悲哀的了。在我身旁，溫暖的擠着這個小孩子，身上，也像旁人一樣，裹了厚厚的毯子。她不時蠕動着。不時剝着花生米，把皮子丟到身旁那個滲透的大洞裏去。呵——我的腿，不再那麼硬梆梆的兩條冰杆似的了。

「看呀——火星！」

本來沉默着的，旁處又有人在打鼾。車一左一右的顛簸着。突然，她這樣低聲的喊，我也從她膝蓋上探過頭去。我聞見從他嘴唇上散佈開來的，溫暖的花生米味。她指給我——果然，那個大洞裏，閃着車輪與鐵軌互相磨擦出來的藍火星，不

停的在下面黑暗中飛着……

我睡不着，她也睡不着，就又低聲的說起話來。

「你到底怎麼回事呀？一個人跑……」

「怎麼回事？告訴你——我是東北人，從那邊失陷了以後，就跟着姐姐在北平讀書，夏天，姐姐到西安去了……呵！這幾年，姐姐真愛我，姐姐沒離開過我……」

「嘔嘔……你扯遠哪！」

「可是誰知道現在北平也丟了！我又逃出來！」

「呵——你是逃出來的！」

「你聽着……」嚶！逃出來，坐了一天火車到天津，後來又上船，露了兩夜，纔又到了青島，又到了濟南……」

「現在呢？」

「現在到西安去找我的姐姐呀！」

「……………」

默默的，一種難忍的感情沖擊了我。我彷彿海岸上的一塊石頭——我想起我自己，從一個月以前平津陷落後，離開了家，逃出來……一直是無主的狗一樣，各處漂泊着，受着風擊，雨打，大時代的艱辛的洗禮。家鄉那邊，沒一點信息，怕早成了一片血泊——憤怒的血球，立刻像火星一樣在眼臉上爆炸了。我仔細想想，我也溜過了天津，塘沽，從海上一直到了青島……現在我還向更遠的方向走去。多少人就這樣流離着，這十五歲的小女孩，也遭受着這樣的命運——想着，就自己憤憤叨唸起來：

「是誰讓我們這樣呵？」

「是誰？」小孩子突然尖起喉嚨說「是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噯，你說的不錯——我們是難友！我們要永遠的記着我們的身受……！」

憤怒使我的聲音挺顫抖。

一會，她卻悄悄的在毯子裏唱起監獄裏面的歌來：

……鎖得住我們的身體，

鎖不住我們的精神……

每次，我聽見這悲壯的聲音，我就想起我那些捲在偉大的「一二·九」「一二·一三」的洪流中的朋友。此刻，我下動的搖晃了她一下，低低說：

「喂——不要唱好嗎？你還住過……！」

「不，我姐姐教給我唱的啊，我的姐姐呀……噫，我快看見她哪！可是，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也說說！」

「我也和你一樣，流亡……只是我沒有姐姐，我要到浦口去！」

後來，得說了些什麼，她彷彿就睡着了，不動彈了。我把兩手平攤在腿上，冷空氣中，眼睛掠過旁人倒着的黑影，從車門上望着黑夜的原野。外面是一片喬麥田，棉花田，還是一片荒山，還是一條河流，還是村莊小溪，草地，誰知道。只看得見灰是的北方天空上，一片冷而清的月，在那多雲的，雨後的曠野上，追逐着車跑……

「喂喂……醒醒吧！先生！」

次日，是她這樣拍着吵醒了我，就坐起來看着原野。朝旭剛剛把美麗的霞霞洒上田間，遠樹含烟，天是高遠清朗的一

片蔚藍。早風吹着，一陣陣田野上的香甜濃郁的氣息進來。

又這樣相伴了一天。

她不大凝想時，常用那響亮的喉嚨唱着歌……

晚間十二點多鐘，夜已經又像墨一樣的濃了。到達了徐州。她是要下車轉隴海路去。我也得下來，換另外一列車皮，直達浦口的。

別了！就和這陰闇，枯澀的閘子車做了最後的告別。

我替她攜了東西。自己唯一的物產——綫毯，則挾在脅下。我同她并排走着像同一個小小的情人一長一短的影子，挪動在月台上。夜脚下，仍然是撥了冷水一樣，涼泔泔的。也許還是下露水的時候哪！

在陰森的，稀少的電燈光下。我倆走過天橋去。

隴海車還沒開進站台來，而南下的車是一刻間就到點，開走的。當我送她到了票房門前，就把東西交給她。

「嚶，那個乘車證——你帶好了嗎？」

她稀稀索索的摸了半天，纔拿出來。我就趁燈光仔細看了一下，遞還給她。

「好，你一路上要自己留心呀——強硬一點，沒什麼的！」

「沒有什麼的，你回去吧……」

我點點頭，轉過身就走了——她站在那裏，笑着，揚着一隻胳膊，我揮了幾次手，示意叫她進去吧。她沒有……等我一步步爬上了天橋的頂端，扶着欄干，見那一條黑人影，還在那裏。我就舉起手，還「喂——喂……」喊了兩聲，不知道她聽見沒有。汽笛在催促着我轉過身大踏步踏着冰冷的木板，往下面跑……

天，這時又落起牛毛紗雨來了。

哪——她還站在那裏嗎？這還算稚弱的靈魂，祝她永遠在堅強的路上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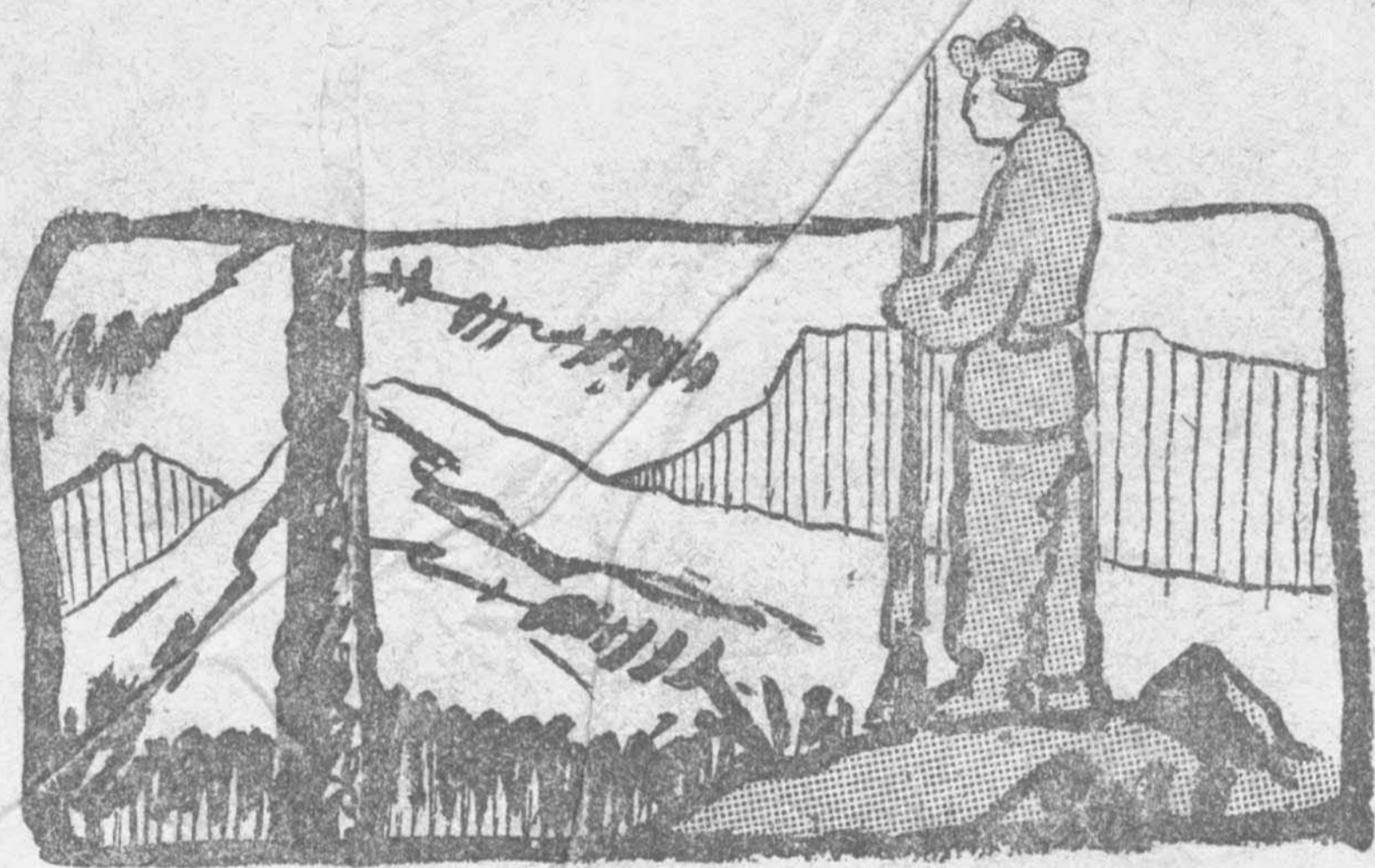
——三七，一一二一——

全國文抗召開成立大會

全國文藝作者抗敵協會準備在三月廿七日舉行成立大會，當日將在各大報發行特刊。大會成立後，擬集合全國名作家一百人，義務撰寫通俗學作品一百種，專供前線抗敵將士和各地民衆閱讀。（瑩）

艾思奇何幹之在延安

艾思奇和何幹之全在延安教育界作事，一位是「抗大」第三大隊的主任，一位是陝北公學新成立的高級訓練班的主任。（瑩）



婁德嘉兄弟

羅烽

門外。
打柴的婁道嘉含着一泡眼淚，把弟弟德嘉和女兒珍子送出

十二月的夜風，彷彿險惡的波濤，向着大地的空隙楔塞着。這黑色的無形的奔流，蕩漾着怒憤而駭人的咆哮，連續的，正相同無休止的懸瀑。

在互相沉默中，婁道嘉感覺他不是站立在穩固的地球上了，而是坐在為海浪顛簸着的，斷槩的孤舟里，每個浪花，每個漩渦，都能使他的命運傾覆，沉沒！他的眼睛，甚至於他的希望，再也沒有接觸那平安與幸福的邊岸的時辰了！他如同一個垂死的老人，沒有餘力去結束他最後要說的話。

那粗糙，多稜，碩大的手，像一把老虎鉗子似的鉗住弟弟德嘉

的手腕，一種溫和而戀惜的顫動，刺戟着婁德嘉用暴烈的鞭撻頻於昏厥的感情。他的臂膀向後收縮着，企圖從淒慘的境地中脫逃出來。然而這種企圖却被哥哥發覺了。

這半衰的老人困惑地向前挪移着，突然像昏倒了一般環抱住德嘉的腰圍。飽滿的淚水傾注出來了。被日常的負重壓成微弓的胸部，不規矩地鼓動着有如着了風的燈火。

「讓我……再……親……一親你嘍，」這蒼老，悲涼，斷續而輕微的幾乎被夜風吞蝕了的述說，在弟弟德嘉挺直的胸脯上開始煽動着了：「德嘉，這這也許是……最後一回啦……我也但願不是……可是……這樣避難，誰敢保我們……還能有……團聚的一天呢？……德嘉，德嘉……今天以後的日子……簡直……讓我……不……不敢想……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也沒有什麼可囑咐的……珍子，哥哥便放心啦……我讓你們走……不能不走嘍！逃命要緊……德嘉，你不用惦記媽……和我……我們全是……上古紀的人啦……那惡魔……不會做踐我們的……祇要是……」

由遠處^N來一陣狂妄的大吠。半衰的老人被聲愣住了。他吞回話語，立起生了摺皺的耳朵諦聽着動靜。夜，平安地睡着。寒風力，他能偶然地聽出從呂梁山飄來的風瀑墜入深谷的軒昂的回音。這慣常的音律，竟使現在的婁道嘉的意識異樣的空虛與絕望，於是，他像受傷的蝙蝠似的抽搐着，啜泣着……

為衰老而全身每部都露出風乾，癟凹狀態的婁道嘉的母親，正在用無聲的慈祥跟孫女珍子話着別情：她一隻手撫摸着珍子的「劉海」；另一隻手翻捲起油光光的衣襟，揩拭着彷彿久旱的「滴般的，不可多得的眼淚。珍子呢，她癡呆地站着，馴服地接受祖母的撫摸。她的恐怖心勝過別離的悲哀；越是這樣，那種「如諱言的，變猥的，駭人的故事越在她眼前蠢動，這一幅赤裸而活現的畫面，把珍子的質樸的天真毀滅了。

狗們又狂妄地吠了……

婁德嘉按捺着焦慮，用溫和的動作將哥哥推開。他把父親惟一的遺產——圍槍橫在身前，表示不能再留戀一剎了，他率直地說：

「雖過也沒用，哭也沒用！哥哥，保重自己，好好照顧媽媽吧。沒有事千萬別到山里去找我。我相信，不是拉玄，過幾天，我們的軍隊一定能把這些魔鬼趕出咱們田地的……我帶着姪女走啦，哥哥，你快揀着媽媽進去吧，外面風多大進去吧……」隨後，那堅實的、模糊的輪廓就溶合在黑色的氣流里了，消滅了。

第二天早晨。

肥大如同白蝴蝶的雪片飛繞着呂梁山。田野，凍結的溝渠，被慢上一層潔白的外套。纖弱的馬尾松好像經不住雪的重壓似的，都在微微地弓垂着腰。

那紆迴，狹仄的山道被掩埋了。除去一些稀疏的，清淺難辨的山兔的蹄印而外，還尋覓不出一個人的足跡。

爲了尋覓寒食，成羣結隊的老鴉冒着雪從山上的叢林裏飛了下來，牠們——那些黝黑的污點，毫無顧惜地將那柔白的垂幃沾染了，一種寒愴的嗚叫，給這靜穆而樸素的空間破壞了。

在山的斜坡，在一個密洞外，獵人婁德嘉用一塊破布擦拭着父親唯一的遺產——那支圍槍的槍鏡。因爲殘暴的敵人強佔了他的村莊，他已經有三天沒用那支槍了。今天，他想藉着這雪天，獵一些山兔之類的山獸。但經他考慮一番之後，又決定不去了，婁德嘉以爲，這裏距自己的村莊雖然有三十里地，但那槍聲也足以驚擾了多疑的敵人的。

於是他抱着圍槍踱進了密洞。珍子還躺在乾草上酣睡着。婁德嘉怕驚醒疲困的姪女，他靜悄悄地坐在一棵白楊木墩上，兩手拄着槍口，手背墊抵着下顎，在發着呆想。

他懸慮着他的田園，這一夜間不知道遭了多少災難。那些壯丁，那些婦女，認識的或不認識的，誰是遭到敵人的慘殺與蹂躪了呢？那些豬羊，那些牛，那些雞鴨，自己的或別人的，誰的能不被強盜般的敵人搶奪去呢？還有那些小米和燕麥，那些煤和木材……全完了！想到最後，婁德嘉完全絕望了！而且這箇從來不懂得怎樣叫做悲哀的獵人，今天他却不知不覺地流了眼淚，這兩顆珍貴如大蚌珠的淚水，通過了起繭的面頰，他毫無感覺的讓它滑落到地上。

山——寂寞着。

這時的雪，更像遭遇春風的將殘的梨花，從灰黯的天空中排山倒海地傾瀉着。

悲涼的婁德嘉從低處的洞口，睇視着橫在眼前的漫無邊際的雪花，他的感覺被那緻密的，茫茫的白片網綫住了；現在，只有這不滿方丈的窖洞是屬於他的周圍，此外，便沒有一塊可以使他立足的空隙。於是他不安地站起來，長長地吐了一口在胸中膨滿着的悶氣。

看着姪女，婁德嘉想起他的哥哥來，他想起那老鯨夫常常好向他請求的話：

「我任什麼全沒有！」在空閒的時候，婁道嘉常常是撚着他那僅有的蒼白的鬚鬚，用絕望的口吻，對弟弟德嘉嘟囔着：「老婆，兒子，田地，房產和錢……那些幸福的東西，我全沒有媽的，我除了有一個給人家造後代的丫頭，還剩一把不值一個大錢的窮骨頭！德嘉，講句實話：說不定哪天，我也許一失腳從山上跌落到山谷裏變做一灘肉泥！——山神呀，給我這遭罪的人一點福氣吧，我自己情愿那樣——」說到那，婁道嘉就當中介上句咒魔自己的話。「我是有言在先：用不着收我的屍首，真的，用不着！你能給小珍子找一個好人家，就算咱們沒白兄弟一回啦……媽呢，你從來就是孝順的，我用不着多說……」

而今，這話像啄木鳥無情的尖嘴似的敲着婁德嘉已經受了傷的心扉，因此，他更加不安地復又坐在原處了。

他懸念着哥哥和母親。他用從前的姿勢出神地不動一動，簡直像用釘子釘在那白楊木墩上一樣。傍晚了。

從白色的厚幕上，逐漸透出些淡淡的光亮。雪微了，但大地和山都長高起來，高得彷彿要接觸了天空。

雪——潔白的褥單，把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不潔的，醜惡的，雜亂的事物全掩蓋住了。這裏變為和平，靜穆，縝素而美麗的宇宙，然而，這不實的外貌，却引不起獵人婁德嘉的同情。而他的心中正堆積着與那些相反的渣滓，而且沒有方法將牠們掃除。

他叫醒了姪女。他和珍子開始嚼着帶來的麵饅。婁德嘉並不餓，隨便嚼着它來消磨那焦躁的時辰。

珍子嚼着又涼又硬的麵饅，想起比較溫暖的家來：

「叔叔，咱們哪一天才能回家呢？」

「誰算得出哩！反正，不把日本鬼子趕跑，咱們就不能回去！」

「誰能趕跑他們呢！叔叔，你說是那些游擊隊嗎？」

婁德嘉肯定地點點頭，隨後又連連唔了兩聲。

「可是，叔叔，游擊隊就不會讓日本鬼子趕跑啦嗎？」

「可想得乖！地下的蛤蟆，可喫不着天上的天鵝肉咧！：傻瓜，你是中國人，你可知道中國的游擊隊全在哪裏？」

「我怎不知道，爸爸說過這山裏全是咱們的游擊隊哩！」

「這山裏這山可大啦，日本鬼子他一輩子也難以摸着大門嘞！」

突然，脚步子踏在雪上的聲音，投進窰洞裏來。機警的婁德嘉首先聽着那種聲音，立即給珍子一個手勢讓她靠在他

身後的洞壁上。他右手提拾起裝好了彈藥的圍槍，左手做成弧形擋在耳跟後審辨着究竟是人的脚步，或是山獸的脚步。假如是人的呢，那就凶多吉少了！

婁德嘉沒有聽錯，是人的脚步聲，不過他已證明：那僅僅是一個人。於是他默念着：一個，那簡直比打兔子還容易呀！他抖擻一下，胆子壯了起來。

然而，機警的婁德嘉猜錯了；隨着脚步聲出現他眼前的不是想像中的敵人，原來却是自己的母親。

於是婁德嘉大喫一驚地叫起來：

「媽……怎麼你來幹什麼？」

這個頭上脚下全被雪包圍了的老太婆，彷彿猝卒的行人一樣，一句話還沒說，就栽倒在乾草堆上了。待半天她才喘上一口氣來，閉着眼睛，向地下嘔出一句話：

「你哥哥完啦！」

在已經懷着不幸的預感的婁德嘉聽了母親這句話時，反而還不如她未說之前那末使他驚駭。現在，他只覺得有一種是他愛慕着的東西，從他的心頭被強盜掠劫了去，空虛與絕望抄襲着他，悲憤隨後才追趕上來。

當珍子遲鈍的理解力澈底明白父親是遭遇到不幸的時候，那個因疲靡而跌倒的老祖母從乾草堆上掙扎起來了。珍子哭哭涕涕地拉住老祖母的破襖袖，搓着腳釘問道：

「爸是死啦嗎？爸是讓日本鬼子殺死啦嗎？……奶，你快說——」

「別哭，孩子，」老祖母打着牙巴骨安慰着快要發瘋的孫女：「你聽我從頭說，別哭啊，天保佑，你爸爸沒有死……」

「你騙我！我明白你騙我呀！」

「不的，孩子。」

「我不信你的話，奶，你發誓！」

「珍子啊，」婁德嘉阻撓着姪女說：「別胡鬧，快讓奶奶說吧。」

有了充裕的時間，老祖母又在用殭凍了的手翻捲起油光光的衣襟，揩拭着彷彿久旱的雨滴般的，不可多得的眼淚。而珍子的淚水却像不竭的清泉似的流下來了。她感覺到老祖母頭上，身上的雪一定很涼，可是她却沒有心思去給她打掃。婁德嘉就根本沒注意這個。

老祖母開始用沒有牙齒的口腔，又是恐懼又是慶幸地述說着經過：「你們真是大命，孩子們，喲，這不是鬼使神差嗎？……你說呀，你們前腳走，日本兵後腳就來咧！一張口就：「你們娘們的有？」你哥哥搖搖頭，可是朱村長他知道咱們的珍子呀！阿彌陀佛。他皺皺眉頭，可沒說啥……豈不知，那些鬼是爲着你哥哥來的哩！緊接着一個通譯指着你哥哥問那個朱村長：「他就是打山柴的老頭兒婁德嘉嗎？」這回朱村長點了一下子頭，日本兵可不問清紅皂白，惡虎撲食地把你哥哥架走啦……」

「爲甚麼要架哥哥呢？」婁德嘉覺得哥哥既不是壯丁，又不是婦女，所以他十分懷疑：「媽，怎麼不問問那個通譯？」

「呀，喲！」她受了驚似地，繼續說：「那些鬼們全凶神附體啦，我怎敢……雖是這末說，可也探聽出一點兒眉目：隨後媽就看見朱村長去啦，告訴我不要之緊，日本兵不能殺害你的兒子，他們是要他做「嚮導」的，我問他甚麼叫做「嚮導」呢？他說就是讓他領導去打游擊隊。可是我不信，這一定是朱村長他騙我呀！」

婁德嘉聽了母親的話，兩隻腳就有點站不穩了。他想立刻離開這密洞，去證明這件事情的虛實。於是他用非常鎮靜的態度對母親說：

「煥，我出去一趟，去給哥哥想個辦法……」

「想什麼辦法呀，你能够救出你的哥哥嗎？做夢的孩子！」

「媽，也許能——」

婁德嘉抗起圍槍，揹着彈藥袋，悄然地走出了窟洞。

他向着入山的，被大雪掩埋了的要道奔去。而他的意識，却繞過了那要道以外的道路。他的脚步是飛快的，但他的心却在那不能速決的岔路上徘徊着，徘徊着……

「德嘉，這……這也許是……最後一回啦……我也但願不是……」

臨別時，哥哥道嘉向他說的話在他的耳朵裏重垂着，突然，這從不知怎樣叫做傷感的婁德嘉的眼窩又濕潤起來。他握緊了槍靶，在努力拼棄着兄弟間以往的友愛，拼棄着一切的囑託……

婁德嘉偶一疏忽，一隻脚就陷進雪裏了，但他會不慌不忙地把牠拖曳出來。

「叔叔，叔叔，等我一會兒……」

這在峻峭的呂梁山，山峯上，山谷中，忽下忽上在翻滾着的豁亮的聲音，雖然婁德嘉分辨不出那聲音的意義，他能分辨出那確是姪女珍子在呼喚着他。因此他讓過一面岩壁，爬到半峯時，珍子被他發現了：她正在循着脚印——那就是婁德嘉的——幾乎用兩隻手代替脚往山上爬哩。

「你跟來幹什麼？」待珍子爬到切近時，婁德嘉斥責他問。

「奶奶……奶奶……叫我來追你，叫我把你拉回去——」

「不能够！你快回去告訴奶奶吧：我等會兒就來。」

天真的珍子拉住叔叔的彈藥袋：

「那不行！那不行！」

「若不，你跟我去吧，好嗎？」

珍子像是籌思了一下，而後就決定跟叔叔走了。

大約走了一點鐘之後。在一個峯巒重疊的高處，婁德嘉停下了。他見到一塊可以掩蔽對方視線的大石。他把圍槍放在那上面。

下面正是入山必經的夾道，這夾道是天然形成的迂迴的上坡。道上鋪着柔白而平坦的厚雪，還沒有一個腳印曾破壞了這和平的美麗的夾道哩。

珍子兩手扶着一塊突起起的岩石，胆怯地欣賞那和平而美麗的夾道，突然一陣旋風像個潑婦似地擁掩着珍子的脊背，她本能地向後抵抗着，臀部雖然已經平安地着了地，但是她的心，她的魂靈已經從峯巒重疊的高處墜落到百丈以下的夾道之上了。

「叔叔，我們離開這兒吧！」受驚的珍子鼓着小嘴說。

「別囑咕，孩子，你不願意看熱鬧嗎？待一會兒從那邊——婁德嘉遙指通過夾道的山下——就過來咧……」

「我不看！」珍子哭咧咧地說：「這裏沒我的爸爸呀！」

「有，担保有！你可要安靜點兒等着啊！」

一切都安靜着：山，雪，馬尼松，珍子和婁德嘉……惟有那不斷的飛瀑在單調地吵鬧着。乘着透明的銀灰的浮雲的太陽露着模糊難辨的臉譜，以遲緩的速度向西駛去……

婁德嘉老練的聽覺，開始搜查到一種金屬的瑣碎的音響。他緊張地擦了擦手掌，然後他把父親的遺產——那支圍槍從大石上拿下來，他神經質地檢查着槍機以及喂飽了的鈴腔的子彈。然後又嚴厲地命令着珍子：

「蹲下去！往後一點兒呀！」

那種金屬的瑣碎的音響近了，而且可以聽得見雜亂的脚步聲音了。婁德嘉的肌肉，血管，毛髮都一齊緊張起來。他以穩健的姿勢跪下，把圍槍抵在一塊岩石上，瞄準，預備射擊。

大約在四百米以外，婁德嘉發現了他等待已久的奇蹟，他沒有看錯，那首先出現的第一個人確是自己的哥哥。婁德嘉呀，是又怎樣呢？婁德嘉的右手從槍機的護鐵上滑落下來了。

珍子也發現了她的爸爸，她臉上的肌肉，因驚喜而跳盪着。她彷彿被解放的彈簧似地跳起來，可是立刻又被婁德嘉扯倒了。

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在婁德嘉的身後逐漸延長了。考慮的時間却逐漸在婁德嘉的心裏縮短，於是他右手的食指重又堅決地拘起了槍機。突然，一種嚴厲的責罵，在他的耳邊震動起來：

「畜牲！不能拿我的槍殺我的兒子！德嘉，你哥哥和你有什麼冤仇呢？」

「饒恕我吧，爸爸，」婁德嘉乞憐地默語着，「爲了保護那些救國救民的游擊隊，兒子要幹一次不孝不悌的勾當了！」之後，婁德嘉銳利的眼睛，從標尺的缺口看見了一張飄蕩着蒼白鬚鬚的臉，那張臉，也是蒼白的，而且帶着幾條新添的傷痕……

婁德嘉沒有想到守在密洞裏的母親，婁德嘉沒有看見，倒在身旁的姪女珍子，婁德嘉忘記了大道倫常……

獵人，婁德嘉彷彿遇到了一隻猛獸，他淨淨地扳動着貼在槍機上的食指……

哲學的現狀和任務

艾思奇

哲學在當前，有着一些什麼樣的現象呢？從出版物上來說，哲學的空氣幾乎可以說是消滅了，現在有的只是抗戰的空氣；抗戰不僅僅有空氣，而且有事實。抗戰之偉大的事實，它把一切都吞沒在自己的力量影響之下了。抗戰毀壞了我們的幾個大文化中心，使出版界的活動範圍縮小，也使這有限範圍內的出版物不能不盡全力來對付抗敵的具體的實際問題，具體的實際問題逼人太緊，它集中了一切人的注意力，因此，哲學的問題是似乎被人忽視了。

是不是哲學在當前消滅了呢？自然不是。哲學的空氣雖然似乎消滅了，哲學在事實上仍以兩種形態存在：在我們中間。一種是消溶在實際問題的討論中的存在，一種是脫離實際的空理論的存在。前一種並不直接顯得出哲學的面目，但它潛伏在抗戰中每一個人對於實際問題的意見裏，它就是那人的思想方法，不管一個人願不願承認他自己有一種哲學作為思想方法，實際上他的每一句話就有着自己的哲學基礎。主張澈底堅決抗戰和主張可能和平就想和平的人，在思想方法上難道會一樣的嗎？前者的眼睛注視到將來的最後勝利，後者的目光只看見小範圍的眼前利益，前者看見發展，後者總以為可以維持現狀，一動一靜，思想上的觀點不是完全不同嗎？哲學的空氣似乎是消滅了，而實際上人人還是生活在哲學的空氣中。這樣的哲學的存在，多無色，無聲，無臭，然而到處都可以找到。

另外一種的哲學的存在，大部分是存在在書齋裏，是存在在一些故意迴避現實，對現實麻木，或不能適應現實的學者教授們的書齋裏。這裏的哲學是以直接的面目出現的，然而也就是蒼白的，沒有現實的血流貫注着的空理論，基本上也就是一種觀念論。說它是書齋裏的，是因為它只在書齋裏可以看見，只在課堂上才可以聽見，在時下的出版物或雜誌中却不會出現。然而也並不是沒有很小的例外。現在也有並不藏在書齋中的一部分，它連到出版界裏，裝着接近現實的面貌，甚至於裝着唯物論的新哲學的面貌，也來談抗戰和哲學的關係，叫抗戰中的人們不要把哲學的重要性忽視了。然而在實際上本質上，他要人了解的新哲學裏什麼呢？是能够支配一切（！）的理論公式並且要把它一部分（！）拿來支配抗戰。這樣一來，就是想告訴我，進步哲學的功能不在於指示人自依據事實的本質去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切要依據哲學公式，不是要指示我們怎樣在抗戰的現實發展中去理解抗戰問題，却要用一部分公式來支配抗戰的問題。

公式主義的觀念論的性質，是早已被人證明過了，不管這公式主義的提出者指出了多少唯物論的招牌，自稱爲物質論者的葉青，也就是公式主義者。且不說他那種正加反等於合的庸俗的三段公式，就說他對於理論的應用，把中國提倡愛國的人稱爲社會愛國主義者，說是和歐洲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的愛國主義一樣，就是超等的公式主義！因爲普通的公式主義者應用公式時還得要點近似，而葉青的公式主義却大胆到「擬於不倫」的地步了！這一派人的假惺惺地接近現實的姿態，只是他們的觀念論的掩蔽而已，更正確的說，只是爲要便於他們用不倫不類的公式來曲解現實問題，達到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目的而已。

這就是哲學在當前存在着的兩種形態：沒入在各個實際問題裏的哲學和空理論的以及濫用公式的哲學。除此而外，還看不見其他。這自然是一個缺陷，單純對於實際問題的關心，並不能保證思想方法基礎的正確，也就是不能保證見解的正確，這是容易流入狹隘經驗主義的泥塘裏，也容易學到不正確的思想影響的，它沒有較遠大是思想方針。空理論

更是危險的，最低限度是使我們脫離實際的任務，最壞是曲解事實，成爲正當地解決抗戰問題的大障礙。爲什麼發生這樣一些缺陷呢？我們是不是需要補救這些缺陷呢？補救是不是有可能呢？

哲學空氣沉寂的第一個原因是抗戰，這些前面也略提到一下了。抗戰中國民生活的猛烈破壞和極度的緊張，使絕大多數的人們好像沒有餘裕來理會專門的哲學問題。但客觀的這一種原因並不是絕對的，人們沒有餘裕來理會哲學問題，並不等於人們都輕視哲學問題。並不等於說沒有人了解正確的哲學在目前還是重要的。因此我們還可以指出第二個原因：那就是我們在哲學崗位上的人的沒有把工作做得好，沒有把哲學的工作在抗戰的情勢中具體化起來，也就是還沒有做出一些最值得愛國的民衆們來加以理會的工作，我們還沒有能供給他們適當的很好的糧食。石頭是沒有人要吃的，不適合中國目前人們消化的需要的大專門的哲學，要被人理會，自然是不可能的。現在一談到哲學，就給人一個冷而硬的印象，以爲是和抗戰的生活離得太遠的東西。怎樣使它們離得近一點呢？這問題不加以解決，不能希望哲學空氣的振作。

現在是不是需要把空氣振作一下呢？完全需要的。雖然有人會詭辯地說：哲學抵不了鎗砲，沒有哲學也未嘗不可以打敗日本。這自然也有一部分真理的，沒有哲學，其他方面多努力一點也未嘗不可以勝敵。但這只是一面的看法，打敵人不僅僅是鎗砲對鎗砲的事，而且還要從各方面組織和團結的力量。正確的哲學運動如果做得好，它可以從思想方面的基礎上幫助我們的團結，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們抗敵的力量迅速地堅強起來。這一個推動的作用，是並非沒有意義的。我們的抗戰自然是自始就抱定了持久的方針，但我們也需要盡可能地把手爭取最後勝利的過程縮短。除非我們不這樣想，否則我們必須不放鬆一切的推動力量，而哲學也正是其中之一。

現在需要來一個運動；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過去的哲學只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

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這在打破從來哲學的神祕觀點上，在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也知道注意哲學思想的修養上，是有極大意義的，而且這也就是中國化現實化的初步，因為如果沒有幾分（雖然很少）做到了中國化現實化，是不能夠獲得相當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個是通俗化並不等於中國化現實化，因此它也沒有適應這激變的抗戰形勢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為整個並沒有做到中國化現實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

這一個運動需要全國前進的，對於哲學理論有興趣的戰士們來共同努力，這不是書齋課堂裏的運動，不是濫用公式的運動，是要從各地各部門的抗戰動員的經驗中吸取哲學的養料，發展哲學的理論，然後才把這發展的哲學理論拿來應用，指示和我的思想行動，我們要根据每一時期的經驗不斷地來豐富和發展我們的理論，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學理論當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

這一個運動自然也應該有它的中心，沒有中心就說不上運動。這中心就是要新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研究。我們說把辯證法唯物論做運動中心，意思就是說在這樣的運動裏也並不排斥其他種類哲學思想的圍繞，辯證法唯物論是人類哲學史最高的總結，一切哲學對於它都有相當的貢獻，對於其他的哲學，它並不採取絕對否定的態度，它會以它的巨大的包含性吸取一切哲學的精華。這就是為什麼它可以成爲中心的理由。論爭是不是容許呢？自然容許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存精去蕪的立場上，論爭是有善意的，互相發展的作用，而不是絕對的互相排斥。最重要的還是實踐，辯證法唯物論是最和實踐一致的哲學，在今日的中國，它是一切以抗戰的實踐爲依歸，而絕對排斥學院式的空洞的爭論。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現在我們要來這樣的一個號召，自然來這樣的一個運動就需要對這運動的方法，內容等作一個具體的規定，這在本文內是包容不下的，我們準備在另外的文章裏貢獻給讀者，希望對這問題有興趣的能夠加以注意大家來共同合作。

中華民族在戰鬥着

臧雲遠

在地球晝夜的翻身裏

亞洲原野上呼吸着

每一道戰壕每一座砲壘的

中華民族解放的氣息，

黃河的流波上

中華民族解放的詩光

迎着抗戰的砲火盪漾。

黃河波送走幾千年

我們的祖先

不忍草原的被侵佔

婦女的哀呼

幼兒的痛哭

青青的牧地被敵人蹂躪，

幾次衝過河那邊

平靜了胡虜的石頭和吶喊。

我們的祖先

幾次擊散胡虜的蠻箭

收了行軍的帳幔

給戰馬戴上犁架

重耕起河畔的荒田。

哦，中華民族幾千年

勞作着棲息着的

這河畔這山巔

這黍黃時像金海的大平原。

多少古代少女

穿上了征衣

不顧河流上的影子長征着，

多少古代青年脫了征衣

在牛背上吹着胡笛

對河流訴出興亡的心曲。

黃河像沖回朝陽的向東海奔波，
舊的中國在驚濤中

像一隻帆船換上了機舵

渡過日寇的兇殘無恥和掠奪

冒着漫天抗戰的砲火，

亞細亞的原野

披一身戰時的春裝

新中華

捧着遍野的血花成長。

我們騎在戰馬上

背着自衛的槍

守衛着

每一條山路每一個村莊

每一寸祖國的土地

我們的家鄉。

春風在槍口上歌唱

在國旗上飄揚

在百萬戰士的心裏

舒展開抗戰的力量，

黃河在春風裏

爲我們傳去

抗戰的呼聲一萬里。

春風吹到江南

今年樹芽遲遲地鑽發

等待主人的歸還，

那堤路那稻田

那一眼望不盡的春山

在風口中

說出往年的春景今年的心情。

春風吹到北國的荒郊

兒童在拾着槍殼

拾起血染的國旗隨風呼嘯，

陽光融化了雪地

血水上露出抱着國土的

中華兒女的屍體，

羣山托着游擊的馬蹄

羊羣爲了熟人默默不語，

無數古城浴着春光

忍着滿身的炸彈傷

面對着山峯那游擊隊的哨崗。

春風吹到西北的高原

軍火乘着沙漠上的早船

千里駝鈴聲裏頂着東風。

那世界屋脊的東麓

廣大的國土不再荒蕪

草地歡迎着春耕

在持久的戰聲中

改了地球生成時的面容。

中華男兒在春風裏

向東海舉起反攻的戰旗，

太平洋岸一萬里岩灘

將是日寇跳海的生活綫，

中華男女馳騁在戰場

拿起望遠鏡瞭望

臉上笑出了春光，

哦，黃河南北血野上的春風

撫着百萬戰士的心絃

爲自由的新亞細亞吹送。

我們騎士戰馬上

背着自衛的槍

爭取着

每一道戰壕每一步哨崗

每一寸祖國的土地

民族解放的地方。

黃河爲我們歡唱出

反攻的呼聲一萬里。

黃河的春波上

中華民族解放的時光

迎着抗戰的炮火盪漾，

原野上春風爲我們呼吸着

每一道戰壕每一座炮壘的

中華民族解放的氣息

在新亞細亞的征途上

在地球晝夜的翻身裏。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

彭德懷速寫

丁玲

「一到戰場上，我們便只有一個信心，幾十個人的精神注在他一個人身上，誰也不敢亂動，就是剛上火線的，也因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下一聲命令「去死！」我們就找不到一個人不高興去迎着看不見的死而勇猛地沖上去！我們是怕他的，但我們更愛他！」

這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政治委員告訴我的，當他述說着這一段話的時候，發紅的臉上隱藏不住他的興奮。他說的是誰呢？就是現在我所要粗粗畫幾筆的彭德懷先生，他現在正在前方擔任前敵副總指揮的工作。穿的是最普通的×軍裝束，但在灰色的布的表面，薄薄浮着一層黃的泥灰和黑色的油，顯得很舊，而且

不大適宜，不過在他似乎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臉色是看不清的，因為常常都有許多被寒風所摧毀的小裂口佈滿着，但在這不能成爲漂亮的臉上有兩個黑的，活潑的眼珠轉動，看得見有在成人臉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頑皮。還有一張頗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頑強，這是屬於革命的××階級的頑強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青年的幹部或是什麼下級同志的時候，看得出那些昂昂的心都在他的那種最自然最誠懇的握手禮溫柔了起來。他也有時也同這些人開着玩笑，說着一些粗魯無傷的笑話，但更多的時候是耐煩地向他們解釋着許多政治上工作上的問題，懇切地顯着一個對同志間的勉勵。這些聽着的人便望着他，心在那些話裏沉靜了起來，然而同時

又更奮起了！但一當他不說話沈思着什麼的時候，周圍便安靜了，誰也惟恐驚擾了他。有些時候他的確使人怕的，因為他對工作是嚴厲的，雖說在一切生活上是馬馬虎虎，不過這些受了很兇的批評的同志却會更愛他的。擁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們，聽老百姓講家裏

事。舉着大拇指在那些樸素的臉上搖幌着說：「呱呱叫，你老鄉好的很……」那些頸上披得有長毛的也會拍着他，或是將烟桿去送到他的嘴邊，那怕他總是笑着推着來拒絕了。後來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遠留在那些簡單的純潔的腦子中。

丁玲將到武漢來嗎？

丁玲自離山西前線後，許多人都說她要來武漢了。最近「戰地」出版後，說她要來武漢的人更多了。但據我們所知，她現在在西安，最近準備領導着地的戰地服務團到蘭州去。（玲）

西戰場上

楊朔

當我到達X路軍總司令部駐紮的XX鎮時，山西的平原上已經浮起了稀薄的暮靄。

一路上，胯下的騾子使我極其氣惱。牠很狡猾，似乎知道我是個低能的騎者，每走十步八步就停下，而且幾次掉轉頭想要往回跑。後來我把繮繩交給送我的「小鬼」，由他在前面牽着，這樣走得雖然遲緩，但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停逗。

XX鎮住有七百多家農戶，一座很大的村落。村頭上的一方平坦的穀畝，關做臨時運動場，許多兵士正在玩籃球。

這兒的空氣十分從容和平，我不會意料到。

早晨離開臨汾時，X路軍辦事處的情形顯着特別緊張，這由於前綫平遙陷落，而辦事處又接到總部電報，吩咐他們立刻移動。

「總部的情形更該緊迫了！」我在半路上曾經這樣忖度着。

可是恰恰相反，這裏正像是一潭深湛的湖水，沒有一點波動，至小表面是這樣。

見到X總司令，那是第二天清晨，他在最前綫指揮作戰，昨夜剛才回來。

司令部駐紮的房舍算是鎮裏最好的建築了：院落

很大，房屋縱橫排列，一律是磚牆瓦蓋。司令住着三間房子，左右兩間掛着門簾，大概是臥室和辦公室，當中的一間關做接待室，我在那兒會見他。

一張八仙椅子放在正中，左右是兩隻長條板橙，椅上斜躺着一份新華日報。司令坐在我的對面，四五十歲的年紀，身材不很高，筋肉十分粗壯。他的鬚鬚剃得很光，帶着無邊的白片眼鏡，嘴角上永遠堆着和善的微笑，露出一排整潔的牙齒。

我們的談話中心從山西的局勢轉到津浦線的戰爭，最後更進展到保衛武漢的問題。他簡潔地作着軍事上扼要的解說，時時指點着懸掛在他背後的地圖。在領話的過程中我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

「每個人都知道游擊戰和陣地戰是兩種不可分離的戰略，×路軍的游擊戰打得極有把握，假使×總司令的軍隊能够散在每個戰場，幫助正規軍作戰，一定可以得到勝利平地。不是照樣可以打游擊戰？」

「當然可以，不過方法不同。」他的聲調極低，不注

意聽，字音便很難捉摸。「×路軍完全聽憑中央的指揮，遂使調到什麼地方，我們都要拿出全力來消滅敵人！」

他總愛把兩隻手抄在袖筒裏，一說話就笑，可是字句很有分量。從前看見他的像片，長得似乎很醜惡，想不到本人竟是那麼親切可愛。有人喚他是「外婆」，這個譬喻太恰當了，因為不僅他的面貌像似，而且還有着外婆一般耐煩的性情。

他的生活很樸實，吃穿完全和兵士一樣。他最喜歡打籃球，技巧却不很高。許多次，部下拿着重要的公事來請示他，可是他不見了。那去了呢？司令部、政治部，都沒有他的跡影，結果發見他在運動場裏同兵士混在一起玩籃球，軍帽推到腦後，頭上滾騰着熱汗。

「××好像大海，寬闊、平和、無所不容，不必他尋找智慧，而智慧彷彿長江大河，自動地注進他的懷抱。」這是丁玲對他下的適當的評語。

× × ×

在去萬安鎮的山路上，一位二十幾歲的通信員陪

送着我。

「你到服務團找那位？」他的口音明白地告訴我他是東北人。

「丁玲。」

「噢，主任。」他說着，一邊不經意地從身旁佩帶的木匣裏拔出手鎗，裝上鎗彈，插在他的皮腰帶裏，多疤的臉透露出一點警戒的神色。

「路上有胡匪麼？」我担心地問。

「他媽的，漢奸太多。」他吐了一口唾沫說：「頭兩天司令部一個小鬼到萬安鎮買東西，路上叫人打死啦！你不知道，同志，托匪漢奸和山西的日本特務機關有勾結，專門搗蛋！」

「托匪——」

「是啊，就像張慕陶這個王八蛋！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欺服我們到這個地步，我們正應該大家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操他媽，托匪漢奸就不管這個，反倒和日本勾通，破壞統一戰線！」他的聲音忽然低落下來，樣

子很抱愧地說：「實不相瞞，同志，從前我也不是好人，送着我舅舅在巴彥幹這個——」他抬起右手，在嘴邊做了一個理鬚了的姿勢，「那時我年幼無知，後來我舅舅叫官兵砍頭了，我也改邪歸正，加入東出軍，雙十二事變以後，才進了X路軍。」

他的態度粗魯而直率，話裏時常夾進一些嶄新的名詞。他的政治水平很高，但這不算希奇，每個X路軍的兵士對於政治的理解都是這樣深。尤其有趣的是一般十來歲的小鬼，全能發揮一套議論，而且話裏寒滿應用的術語。

我曾經故意詢問每天早晨給我端飯的小鬼說：「X軍爲什麼改編成X路軍？」他毫不猶豫地答道：

「從前是土地革命，現在是民族革命。」

X路軍的政治水平所以這樣高，當然是政治工作做得好。這兒讓我簡括地寫出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所見所聞，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報告。

×路軍的政治工作可以分成三大系，那是對：

敵人

民衆

軍隊

對敵工作部便是進行瓦解敵軍的特別機關。現在幾乎每個士兵都能說「繳鎗不殺」和「優待俘虜」一類日本話，準備俘捉敵人時應用，使得對方明白我們的態度。敵軍當中包裹着日本軍，偽軍，蒙古軍，宣傳的方法是印成個別語言的傳單散在敵人軍隊裏，或者張貼在敵軍行經的路旁，換散敵人的軍心。俘虜捉到後，便對他們進行教育工作，叫他們明了日本軍閥的可惡，而同我們站在一條反法西斯蒂的陣線上。×路軍裏於今有兩個日本俘虜，馴順，溫和，有時幫同對敵工作部寫成短促的詩篇，作為宣傳的工具。×路軍預備釋放他們，不過爲了日本「武士道」的存在，俘虜反而不願意回去。

對於民衆，×路軍仍然採用我們熟悉的「八項注意」來保障軍民間的良好關係。每逢隊伍開拔，軍隊中

組織的紀錄檢察隊就留在後面察看那八項注意是不是完整地履行了。假使老百姓的東西受到何種損壞，檢察隊立刻賠償，他們同時還要嚴厲地批評觸犯軍規的部隊。在可能範圍以內，軍隊還幫助民衆解決行政上的難題，領導民衆運動。我曾經和許多老百姓談起×路軍，沒有不說他們好的。在××鎮，一能每天給×路軍送豆芽的農民嘆息着對我說：

「這里的同志太好了，把我看成自己人一樣。我家裏要是沒有老媽媽，一定跟隨着軍隊走了。」

深入教育工作，提高民族意識，是對軍隊施行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目的。政治課分成高級，中級，戰鬥員三種等次，主要的課目是使軍人知道中國在國際間所處的地位，半殖民地化的地位，敵人的殘暴行爲，以及統一戰線的重要。一種課目，教導的方法却不同了：高級的自動討論，中級的由指導員指出綱領，大家再互相探討，對於戰鬥員就必須編講義，選教材，採取誘導的方式。×路軍裏每個部隊都有救亡室，內部張貼着救亡的圖書，標語，壁報

……，作爲軍人消遣的地方，這實在是很有意義的設施。

軍民間既然保持着密切的關係，作戰時便大大地有利了。老百姓可以組織担架隊，拾運傷兵，更可以偵察敵人的行動，做着間諜的工作。X路軍襲擊陽明堡敵人飛機場的一次勝利，就是軍民合作最好的顯例。當時一支隊伍埋伏在飛機場附近，但他們不知道場裏的情形，更不敢遂便露面，一切消息全憑老百姓報告給他們。最先，場裏停着很少的飛機，等到第三天，老百姓報告說飛機的數目增加到二十四架，於是埋伏的軍隊一齊跳出來，英勇地衝進飛機場，把飛機全部焚燬，獲得可驚的勝利。

傷兵運到安全地帶後，除了極力減輕他們肢體的痛苦以外，還要慰勞他們，演戲給他們看。因着戲劇的感動力，傷癒的兵士往往爭着再回到前線去。這種種事實的確值得稱贊。

X路軍政治工作的開展是平衡的，成功的，每個熟悉這路軍隊情形的人都應該承認我的話正確無訛。

X X X
X X X
X X X
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寄宿在萬安鎮一座高華的宅第中。

名片投進以後，我停留在古香古色的大廳前，不久，一位壯健的女性從隔院跳出來，她有一張肌肉豐滿的圓臉，兩隻靈活的眸子不停地轉動，似乎永遠在笑。褪色的



(玲丁是這)

的軍服緊包在她的短小而多肉的肢體上，活潑中含着點英武的氣概。她是敏捷，愉快，走起路來又蹦又跳。三十幾歲的人了，但她能够把握住自己的青春，有着少女的姿態和頑皮。

這是丁玲。

她領我走進隔院她自己的房間裏。屋裏很明潔，臨窗的一張方桌上放着墨水，鋼筆和一疊稿紙。

她坐到桌旁，側着頭，玩弄着那枝鋼筆說：

「這裏的戲演完了，休息兩天，明後天我就要領着『班子』回臨汾，然後去西安。」

「最近常寫東西麼？」

「那有時間。現在倒在寫一個劇來。」她指一指桌上的一疊稿紙。「我寫東西的筆調已經不像文藝了，太簡單，結實，近乎紀事的文章。我的劇本也有個大毛病，就是不通俗，總帶着點書卷氣。」

談到服務團，她的語調變得機械了，大概她和人談的次數過多，因而感到厭倦。

服務團本來有七十多人，於今分出一半單獨開展工作去了。主要的部門是戲劇和宣傳，團員多半是熱情的學生。

記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剛才我穿行在萬安鎮的熱鬧市街裏，看見服務團在各處牆壁上寫着和畫着許多

醒目的標語以及深刻的宣傳畫。在一家黑漆大門上，我還發見這樣的一付春聯：

抵抗到底介石素具救亡志

戰地服務丁玲真有愛國心

能說，能幹，能寫，這是丁玲的特長。老百姓太愛她了，有時竟把訴訟的呈文遞給她，求她判斷。開大會時，丁玲首先說完話，老百姓總要求團裏的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第五個人繼續演說，最後才看戲，羣衆的趣味似乎集中在演說而不在戲劇上。

「我們的安慰是在老百姓的臉上，」丁玲曾經笑着說。

我冒昧地提出一個問題：

「你在上海失跡後，大家都以為你死了，後來忽然跑到陝北，這其間的生活能不能公開一下。」

「一點不值什麼秘密，」一笑，她作了一次極其敷衍的述說。

在上海失掉自由後，她被送到南京，只在看守所住

過短短的時日，其餘的時間全是被人很友誼地看待着，旁人不會追逼她的罪狀，而她也未曾改變自己的意志。後來她母親被人從湖南接來，她們住在一起，雖然不十分愉快，但可以減除無聊的孤寂。

日期很久了，生活在這種環境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天早晨，她故意提着竹籃到市上買菜，沒有人阻攔，路上遇見張天翼，外間才知道她還活着。

以後，她到上海一次，北平一次，終於到了西安，由東北軍把她護送到陝北。×路軍開往前線時，她組織了戰地服務團，隨着軍隊來到山西。她跋涉在晉南晉北……鬥爭在羣衆的海裏，永遠沒有疲倦。

「你不想恢復從前寫作的的生活？」我問她說。
「我當然要寫文章，但我不能把這個當做職業。我愛老百姓，我不願意離開他們。」她的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

×
×
×

×路軍總司令部移動了，不是向後，而是向前，他們是在更積極地活動，準備澈底消滅敵人！

幾十輛載重汽車輾起濃厚的塵頭，駛向渺遠的天邊，留在塵頭後的是政治部一小部份人。我因為有事情必須回轉臨汾，不會跟隨軍隊走向更遠的戰場。當天上午，政治部派了一匹騾子，一個馬夫，把我送到洪洞，我要從那裏搭火車回臨汾，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一時沒有車，我把行李寄放在車站旁一家小茶館裏，打發馬夫回去，趁着空閒的時間到洪洞城裏作了一次巡禮。

低矮的房舍，狹窄的街道，同中國各地的小城沒有什麼差別。城不很寬大，不一刻，幾條大街便走完了，街上十分冷靜，許多商店都關了門，往南遷去，剩餘的商店也只開着一半閘板，很少顧客來買東西；這兒是完全陷進戰爭的狀態中！

「換錢麼，先生？」有人在我身旁喊着，手裏拿着一把山西票子。「一元法幣加三分。」

「呃」我一時捉摸不到他的真意。

路旁一個賣梨的老人解晰着說：

「山西票子跌價了。他換你的法幣貼三分水，賣給旁人的時候可以加五分。」

可惡，這種時候還作投機生意！等我轉回茶館，嘗着風濕病的主人露出寬慰的樣子說：

「你回來啦！我真害怕你不在的時候有警報，我們全得跑，不能替你看行李！」

「飛機常來麼？」

「可不是。」泡茶的小孩插嘴說：「頭兩天還在車站那邊扔了幾個炸彈，炸死兩個小孩！」

車站裏飄出來尖銳的汽笛聲。從茶館的板門望出去，站裏的旅客起了一陣擁擠——火車大概，趙城開來了。我付過茶錢，提着行李捲往外走，主人在背後很殷勤地說：

「走麼，先生？再到洪洞，千萬請過來坐！」

丁玲舒羣合編「戰地」出版

舒羣新從前綫回來，和丁玲主編「戰地半月刊」，內容專重各方面的報告和通訊，而且準備大量地培植新作家。第一期已經出版，這兒願意向讀者推著。

「西綫隨社記」是舒羣最近寫成的小冊子，將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玲）

上海——苦鬥着的孤島

鐵弦

上海，在「文人們」的筆下，已經變成孤島了，的確，這國際性的大都會，現在被稱爲「孤島」，恐怕是牠有歷史以來的第一遭。一般人或者說它已經是恐怖世界，是一個死去了的城市，但是這裏却藏着千萬顆復仇的心，時時在掀發着反抗的巨瀾。另一方面也閃着無恥的漢奸的醜影，在日寇的指揮之下，做出種種喪心病狂窮兇極惡的勾當。

自從敵人佔領上海之後，敵人天天夢想着把整個的上海吞了下去，敵將松井毫不知恥地聲明：「日軍現在是上海的主人」，敵人極力想鎮壓上海租界裏的抗日活動，所以租界便成了他們的眼中之釘。雖然敵人不能直接用死力來干涉這一切的抗日活動，但是他用盡了種種方法，

想要使租界當局屈服，直到今日，租界仍然是以半推半就的態度來對付日寇。

敵人佔領了我們的土地，馬上便要玩那一套偽組織的把戲，在上海最先成立了偽「大道政府」，緊接着便是南市偽「治安維持會」的設立，參加的敗類全是一些平素親日的失意的小政客。他們甘心供日寇利用。另外敵人還利誘了一些比較有資望的地方人士如陸伯鴻榮宗敬等來組織偽「市民協會」，但是愛國份子刺殺了陸伯鴻之後，使這個行將出現的偽團體，打擊得粉碎了。許多列名的人紛紛地聲明與這個偽團體沒有關係，有的便悄悄地離開了。敵人計未得售，只得拉攏另外的人出頭，給他們做

傀儡，這其中活動最厲害的要算陳逆中孚，他爲了產生華東僑政府，曾去東京一趟，回來便在上海香港等地大肆活動，經陳逆這個賣國的「經紀人」的奔走，曾在「漢彌楚大廈」開過幾次漢奸會議，聽說他們想極力拉攏國民黨前輩，唐紹儀，做僑政府的領袖，但是唐紹儀在救亡團體的屢次正告之下，始終還沒接受這個侮蔑的引誘。最近南市僑維持會與浦東僑大道政府裏的羣醜，因爲爭權奪利，所以明爭暗鬥時時地在進行着。

敵人的勢力控制了孤島之後，我們的救亡工作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許多救亡團體，救亡報紙，受了租界當局警告，或勸告，都關上了自己的大門，不能公開地活動，馬路旁的抗日標語和壁報也被巡捕老爺們撕了個淨光。然而救亡工作却仍然在繼續着，不過活動的方式，不得不改爲「地下的」了。這時救亡的地下活動有兩個大的目標（1）喚起三百萬同胞不忘祖國，（2）救濟留在上海的四十萬難民。許多熱心救亡的青年男女都參加了這兩種救亡工作的推行。當十二月廿五日——西安事變紀念

日——那一天，租界裏到處飄揚着國旗。這種熱烈的表示證明了中華民族的新生。在「一二八」六週紀念快要到來的前幾天，救亡團體製定的宣傳大綱祕密地佈佈着，使每個同胞的心靈起了憤怒的震盪。「一二八」的清晨到處又可以見到繫着黑紗的國旗在上海的天空隨風招展，以無言的哀悼來紀念這個慘痛奮發的日子。當春節來到之前，救亡團體也決定了幾種宣傳的辦法，例如寫救亡春聯贈給商店親友，提倡救國十景茶等，這些看來似乎微細的工作，但是在孤島上却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孤島上救亡運動的第二個中心工作便是難民收容所裏的工作。許多熱心的青年男女自動地進入了難民收容所裏去。他們教難民歌唱，識字，演劇，用種種方法加強難民們的抗日意識。使難民不再回到敵人那裏受其利用。爲了避免租界包探的注目，這羣熱血的救亡青年，不得不換上難民的衣服，飲食起居也和難民在一道。這樣去做，在對難民宣傳上也能獲得更大的效果。有幾個收容所在「一二八」紀念日想舉行一個紀念會，但是包探前兩天便跑

來通知不許舉行。在這樣環境之下，他們仍然在苦鬥着。因此他們決定前一天舉行。結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他們偷偷地舉行了紀念儀式並上演了救亡戲劇，難民收容所的給養漸漸感到困難，所以救亡團體正在計劃着遣送難民的問題。

以往上海是我們的文化中心，但是今天的景象實在有些淒慘了。立報、申報、大公報都相繼地和上海的讀者暫時告別了。敵人在哈同大樓內成立了新聞檢查所。我們的輿論界遭受了橫暴的壓制，幾家外國報紙如大美、華美增加了晨刊，上海的同胞只能從這種漢字洋報上得到一些被支解了的中央社消息。應運而生的是一些投機的小型報紙，這些小型報紙時常胡亂造謠，甚至標題都幼稚得可笑。上海淪陷後，租界當局接受了敵人的要求，搜查每個書店，抗戰時間出版的小冊子，都一律不許發賣了。書店的窗櫺和路旁的報攤都顯得十分淒涼，一折八扣的古書和色情肉感的畫報是書肆上唯一的點綴品。救亡刊物已經不能發行。文教的機關紙「團結」週報是祕密地印刷和發

行的，專門譯述外國報章雜誌的「集納週報」和「每日譯報」成了孤島上同胞們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最近「集納」受了租界當局的幾次警告，能不能支持下去，也頗成問題。至於「譯報」因為換了外國老板或者不會夭折罷。文藝團體，如文藝作家協會，報告文學者協會，詩人協會等，在上海失陷之前不久，便有了統一的組織，叫做「戰時文藝協會」，上海失陷後，這個團體便採取了小組座談會的活動方式，它的主體幹事會由戴平萬、林淡秋等七人負責，另外有六七個小組會，共有會員三十多人。大家曾經討論過通俗化問題，研究了涅克拉索夫詩歌的時代意義，和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等。這個團體與其他救亡團體取得了密切的聯繫，時時在推動着「地下的」救亡工作。

今天，在上海已經望不到閘北南市的大火，聽不到浦東滬西的砲聲。在熙熙攘攘的租界裏又呈現着「太平洋景象」。大世界的門前又擠滿了開蕩的人們，他們已經忘記了，在這裏曾經死傷了一千多個生命，外國報紙曾經把這

個悲劇的，同時也是壯劇的日子，叫做「血的禮拜六」(Bloody Saturday)現在哥兒姐兒們又往來於舞榭歌台之間。大批的腰纏細軟的高等難民又從海路繞回了東方。「樂園」過着苟安的生活，另一方面這裏集聚着三四十萬的難民，雖然敵人宣佈開放了滬郊區域，但是他們甯肯餓死，也不願回到敵人佔領的地方，去做他們的奴隸。除了

少數的漢奸之外，三百萬顆復仇的心仍和祖國緊緊地聯系着。廣西路上和蘇州河畔的炸彈，表現了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予敵人以猛烈的打擊。雖然敵人使用着恐怖政策，驅使暴徒造成了第七個人頭案，但是京滬綫上我們遊擊隊的砲聲，時時在呼喚着沉寂的孤島，終有一天，上海在全國同胞奮鬥之下，重見光明！

孤島上的作家們

自上海失陷後，許多作家均已離滬他往。老作家王統照先生本亦擬定過港入川，但後因種種不便，據聞仍然留居上海云。

新起有名作家蘆焚，據說亦作長居上海計劃。

翻譯工作者，現仍留滬者有金人等。(玲)

學 術
講 座

哲學的必要

張申府

有人說哲學是一種生活方法。這則是一種推衍，一種應用。照專門哲學說，乃特重在哲學的爲活動。照中國舊傳與西洋新說的知行不分說，凡學本都既是知又是行，同時也都可以養成一種態度，習成一種生活。

至羅素所說，準哲學家之所爲，而爲哲學作界說，哲學就是造作謬論來掩匿人的無知，則是對於荒謬妄誕的哲學的一個應有的檢舉。

一、哲學的方法

哲學最可用的方法就是體與辨，都是中國古來所最重。

1，體——就是體驗。要親身感出事物之如何，要在實踐中察驗事物之爲如何。沒有人生經驗，對於人生不能體察，對於經驗不能反省的人，必不能深入於哲學。

在宇宙人生上，哲學所弄的常是最根本的東西，常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欲知之途只有體之。

2，辨——就是解析。這是今日應用邏輯的核心。要在揭出說話的真意謂；不僅是分別真似，不使混淆而已。必使言有定指，語有定謂。

要知道宇宙人生，除了體會以外，便不能不假借言語文字表示，因此，言語文字的弄清楚，遂大有其必要。因此，邏輯解析遂成了今日專門哲學的主幹方法。

哲學總是要找根的。因此，特別用得着辨——解析。

3. 唯物辯證法——這可以說是辨的一種。是介乎態度與方法之間的一種東西。它給人以觀點，給人以立場，給人以觀察事物解釋事物時應注意之點的假設。

唯物辯證法教人如實切實，腳踏實地。教人認定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彼此孤立，各不相干的，因此要活而重全，并認定全與分互相因，互相規定。因此更教人注意事物的變遷過程，事物間的因應關聯。教人注意相反相成，一多相通。教人隨順客觀，變革客觀，認取矛盾，利用矛盾。教人勿固執成見，也不拘墟於環境。因此，唯物辯證法不僅是普通哲學的方法，也是一般實踐的方法。而且適可作別的方法的指導與補充。

唯物辯證法的精蘊就是實而活。這本也是中國的東西，只是久已失了傳。

二、哲學的目的

哲學的目的在於通。就是專門哲學的要把言語弄清楚，也是爲的通。使言各有當，各得其所，各擺在適當的地方，值的地方。因此，也就都有了價值，也就是中國古來所謂中。

總起來說，哲學的目的就是通；分着說，就是中。而人與人間的圓滿相通，也就是仁。

不但在言語上要各不相礙，哲學對於一切都是要如此的。換言之，圓融無礙，物我融通，切實而不落邊，就是哲學的目的。

三、哲學的特性

哲學不但是普通的，根本的；還有一個特性，必須說及，便是疑——懷疑。哲學的派別並不都是懷疑派，但是沒了懷疑，也就沒了哲學。

有人說，哲學起於有所驚訝，但是驚訝而懷疑，才成哲學，驚訝而畏懼，乃成宗教。懷疑而趨於固定的結果，便成了科學。哲學是必要對於普通事物，對於平常不發生疑問的東西，發生疑問的。

哲學常是要疑平常而講非常。由此而歸於乎實。

四、哲學的功用

1. 哲學促人自覺。既如前所說，凡人自覺的行動必先對於宇宙人生有所估定。哲學就是作這種估定的，也是促人作這種估定的，人如肯對於自己的行動都去找這種估定，自己的行動自然會從根本上都成了自覺的。

哲學是學問的自覺。習於哲學的人，自然也會在行動上是自覺的。也只有自覺的生活才是哲學的生活。

人類的進步。就在自覺的進步，哲學會促着人類進步，這就是一點。

2. 哲學發揚理性。特別是哲學的解析法，可以說是理性的極致。

理性是數量的，要有分別了，要有分寸，哲學在求通上，必離不了這個。

哲學教人想得開，看得透，說得出，這都有待於理性。

有了理性，人乃能開通，乃能開明，乃能開發，乃能走到自由的路上去，而不趨於自殺。歷來啓蒙運動都是理性運動。也都是哲學運動，史實具在，歷歷可數。

理性發達，胸襟開闊，人類乃能免除誤會。哲學的解析法的要把言語弄清楚，消極地說，也就在於這個，誤會不除，豈不正是人類向上的一個大障礙？

3, 哲學予人以理想。哲學是最切於日用人生的一種學問,也是一種最深最遠最廣大的學問。使人由目前而注意到久遠,使人由現實而走向於理性。

哲學規定人的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人生理想。斤斤於瑣屑的人,習於哲學,乃不至總察察爲明。哲學是要清楚的。但含混,含蓄,哲學當也知其作用。

哲學的清楚是圓通的,而不是斤斤察察的。

4, 哲學教人以種種可能。羅素一方嘗說,舊邏輯教人怎樣推,新邏輯教人怎樣不要推。這自是孔子四絕中勿意勿必的意思。一方更說,舊邏輯加思想(即言語)以桎梏,新邏輯則輔思想以翼。

解放思想,使思想自由,使人見到種種可能,便也是哲學會有的。一種可能當然在種種可能之中,理想也就是其一種。因此,羅素又嘗說,「在防衛思想自由的工作中,哲學實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特別是現代的數理邏輯,陳示出種種可能的型式來,幾乎全爲平常人想像所不能及。實在,現代邏輯的講型式,正是破壞形式主義者。

習於哲學,習於現代邏輯的人,必會破除一孔之見,必不會感到沒有出路。

5, 哲學使人感到不孤。一般哲學,上下古今,以宇宙六合爲對象,而且從根本上着想。這樣的學問弄慣了,總會使人覺着,蟲身宇宙之間,真是邈焉小己。哲學就令講到人類,講到人生,也是講的整個人類,整個人生。一個人的生活,一個人的成敗得失,實在微末得不足計較。

但由這樣的學問,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感到世界不止我自己。真可以使人感到「民我同胞,物我與也。」充其極便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五、哲學的必要

由哲學的功用，哲學的必要可知。但在今日，在哲學的必要上，有兩點特別可說。

1, 今日要抗戰最後勝利，必須人人都真爲民族，真爲國家，肯犧牲自己，勇於犧牲自己，必須人人都不復把民族至上，國家第一，民族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話頭，只作爲話頭。

要作到這個，便必須人人除了目前以外，還有一個高尚的理想。由一種健實的哲學來提倡一種高尚而切實際的理想，乃是今日的一椿必需。

2, 今日要抗戰最後勝利，必須大家真正精誠團結；必須人人都開誠布公，天下爲公，人我融洽，彼此敬重。就是人人都要誠，都要信。誠在己，信待人。誠是表裏如一，自己怎樣就對人怎樣。信是今昨不二，口說怎樣，就實踐怎樣。由誠與信，乃有真的敬。但是誠信，骨子裏都是實。因此，乃需要一種新的中國的主張切實注重實踐的哲學來鼓吹實。

實之必要，當然不止在這個地方。沒有實力，如何抗強敵；不能充實自己的力量，沒有實在的東西，當然更難以說建國。

蕭紅端木前往延安

蕭軍，端木髮良，蕭紅，從前在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担任文藝指導員，臨汾陷落後，蕭軍隨着學校退到××，端木和蕭紅已經從西安轉到延安去了。（瑩）

戰士的母親

碧野

我們的隊伍駐紮在長垣城的一道長街上，十二月的寒風把泥鋪的長街吹刮成霜白古老的石牌坊在微薄的晨曦中露出殘缺的姿影。長垣——這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平原交點的城市，像一頭馴良而忠樸的母羊，靜靜地沉睡在榆樹、白楊和野棗的禿林的密叢中。

隊伍從十里外的沙地上跑回城來，各小隊把來福槍搭架在破落的院心。然後把領到的黑麵粉各各提到小館或野地裏自己生起火來烤餅。爲了要訓練各小隊的活動機能，連做飯也得自己動手。

我們這一小隊，住在一面是一個晒糞場，一面是一個大垃圾堆中間的一隻小院子裏。小院子裏叢留着枯死的

萼草。我們分派烤餅的工作：大鬍子買鹹菜去，小狗熊到支用局領乾草去，隊長烤餅。而每當這個時候，義務的幫忙人就是我們的院主——一個黏液眼的衰弱婦人，和他的左額上有一個大疤痕的兒子。她和她的兒子挑水來給我們做飯。

高粱梗攔進成風灶，裏滾出濃黑的烟，把整個茅草蓋成的屋子裏燻得灰濛濛的。一種嗆辣的烟味壓縮着每個人的心肺。

婦人讓他的兒子單獨去挑水，她自己蹲在灶門邊替我們做飯。年老的雙眉緊繃着，時常被火烟嗆得咳嗽起來。「歇歇吧，老太太！」隊長在灶跟前扭轉着身子，很不過意的拍拍婦人的肩膀說。

「沒有什麼，老總。咱自小就從烟灰裏混出來的……」婦人抬起她那皺摺的臉孔，閃着發紅的黏液眼說。

吃飯的時候了。我們啃着黑大餅，喝着稀薄的小米湯。我們用高粱梗當筷子，來不及折高粱梗的就用手撈鹹菜。婦人端出一小鍋黑糊糊的東西，和着她的那個左額

上一個大疤痕的兒子，和蒼白着臉色，瘦弱得令人憐愛的小女孩坐在簷階的另一邊，她們又在吃着從田裏拔下來的麥苗，和麥皮做成的黑糊了。

小女孩遲慢地喘動着她那兩片貧血的灰白嘴唇，很困倦地嚼着黑糊羹。她時不時的用那兩隻細小的眼睛羞懼而又悲哀地望着我們。

「來吧，小姑娘，」大鬍子手裏拿着一塊焦黑的麥餅，裂着大嘴巴招呼着女孩子。

女孩遲疑的望着她的母親。

「來吧，老太太，你們都來吧。」隊長很殷勤地叫道。

「不呵，女孩子了嘴饞。咱家是吃慣黑糊羹的。」婦人睜着爛紅的黏液眼，連連的搖着手：「麥餅耐飢，老總們自己吃好了。」

隊長命令我們把麥餅，鹹菜和小米湯都搬過去，和婦人們一塊兒吃。

大鬍子最先搶過婦人的小鍋，挖了一塊黑糊羹放進嘴裏。他皺了皺眉頭：

「好香！」

「老總，你們不要吃這個……」婦人雙手遮住小鍋，不讓我們吃。

我們又把小鍋從女人的手裏搶過來，每個人吃了一大口黑糊羹，那又苦又澀的傢伙兒。

隊長把麥餅，鹹菜和小米湯都分了一部份給婦人，孩子和她的那個左額上有個大疤痕的兒子。

婦人費力地嚼着麥餅她很困惑地望着我們，尷尬的下巴使暈性的輕顫着：

「你們這一幫老總真好呀！」

我們告訴她，我們都是大學生哪。爲了要打走鬼子，才出來當兵的。

「咱說的是哩，你們不像是大兵。」婦人喃喃地，忽然她激情地拍着她的兒子：

「你們說，先生，他的爸爸和哥哥都在關外當義勇隊哩……」她的黑瘦的臉孔一沉：「可是他的爸爸已經打死了……」

婦人爛紅的眼眶湧溢出兩滴淚珠。她用憂鬱的聲音

告訴我們：她的丈夫怎樣帶着她的大兒子到關外做苦工去了。那個時候，這在額上有一個大疤痕的二兒子才比簪階高出半個頭，這瘦弱的女孩還藏在肚子裏哩……誰知道鬼子把關外的地方都佔去了，從此父子便沒有消息來。在很久以前，她才接着她大兒子的一封信說，他父親戰死在長白山的一個山窩裏，他現在却還在幹着義勇隊……

我們大家驚異地凝望着這位戰士的母親。想不到在這偏僻的小城，想不到在這一面是晒葬場一面是大垃圾堆的破院落裏，有着這位倔強的母親！她的乳汁哺養了祖國的衛士……我們遠祝着在那埋進冰雪的長白山頭的那位年青戰士的健康……

大隊部的集合號迴蕩在晨光中，我們撤下碗筷，連忙拿起擔架在破落院心的來福槍，向野地裏飛跑去。這正是朝陽照紅田野的時候。

敵人進追濮陽，石友三將軍命令全師戰士當夜進駐滑縣。於是我們的輕騎隊手槍隊最先離開了古樸的長垣。

城，向着北方遠遠地離棄了。在夜空裏劃過一條粗綫的高峻長垣城堞，作一夜百里的急行軍。

到達滑縣城，天剛濛濛發白，青灰色的烟霧沉罩住城樓，街市，廣場……當即石將軍又下令叫第二團進援濮陽，於是剛停下脚步來的第二團千多個戰士，又抖起他們被黃塵蒙罩的身子重上征途了。

天色更加陰沉。我們住在城郊的破舊村舍裏，帶着病色的燻黃窗紙，時常被前方的重砲震得亂跳。

將近黃昏的時候，微風捲落大片的雪花來。片刻間，城樓，禿林，田野……都沉進白茫茫的大雪中。大地是靜靜的，只有那羣貪戀麥苗的牛犢冒着寒風，在田野上蠕動，和時不時地發出一聲兩聲低叫。

屋內黑沉沉的一片，雪花夾帶着重砲擊打着窗紙。我們都困倦了，把槍丟在炕角裏，任身子橫亂地躺在炕上。大鬍子和小狗熊已經搖起了沉悶的鼾音，我却單獨地墜進深長的冥想中……

一下沉重的踢門聲把我從冥想中驚醒。我把迷蒙的

眼睛睜開，看見幾個人影子閃進屋子來。

「這們就住在這裏。」一個粗糙的嗓子叫道。

我把在炕頭牆洞裏的棉子油燈點着了。在昏弱的燈光下，我看見勤務兵背後站着一小堆人。我怔住了。

「這個老太太帶着她的孩子，從長垣來看你們哩。」

勤務兵衝着我高聲叫了起來，一轉身把門碰的發出響聲走了。「呵，老太太……」我驚異的喊了一聲，旋轉身子去把隊長從炕上拖下來，並且在打着鼾音的大鬍子和小狗熊的屁股上狠狠地擊了兩拳。「起來，死豬們！」

整個屋子都給我攪動了。同伴們個的從炕上爬起來。

我們大家把婦人包圍起來，讓她和她的兒子，小女兒坐在炕沿上。隊長從乾糧袋裏換出兩個黑饅饅遞給婦人和女孩子吃。

婦人疲倦地睜着她的爛紅的黏液眼，她把黑饅饅咬兩口，就遞給她的左額上有一個大疤痕的兒子。

這個年青農夫只兩口就把黑饅饅嚥下喉嚨裏去了。

「昨天半夜裏，聽見先生們走了，我就趕快帶着兩個

孩子趕來……」婦人顫動着她的癟乾的下巴，低聲地申

訴起來。「咱說讓他當兵吧，他年青的氣力打鬼子……」

婦人一手撫摸着她兒子的頭，忽然把聲音提高了些：「讓

他像他爸爸哥哥，一樣的跟鬼子拚一下吧……」

我們靜靜地望着這奇異的婦人，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被一種悲哀和憂傷情緒抑壓着……

「先生，我的孩子不能當兵。」

「可以的。」隊長決然的答應。

「那麼就讓他留下吧……」婦人扶着炕沿站起來，

用乾瘦的手拍着她的兒子的肩膀：

「記着你爸爸是怎樣死的，你哥哥現在還跟誰拚命！

你要替你爸爸報仇，替你媽爭這口氣呵……」

婦人牽着她的那個瘦弱的女孩撞出門去了，疲倦的

脚印零亂地落在雪地上，兩個搖擺的黑影消逝在無垠的雪原中了。隊長把手按住這個左額上有個大疤痕的青年：

「替你媽爭口氣呵！」

青年農夫的眼眶裏溢出兩條淚水……

在敵人的後方

北 鷗

在四面是敵人的環境中我們生活着，我們戰鬥着；並且我們是無限快樂地生活着，戰鬥着。

我們背着一枝笨重的馬槍，有的祇是拿着一個大刀，幾個手榴彈，在烟霧濃濛的黃昏，或是在嚴冬的深夜，沒有一些光亮，常常是連天上一顆星也看不見的夜裏，我們輕步地前進，我們匍匐地前進；在草塚旁，在河溝裏，在大樹後面，我們機警地伏匍着，一動也不動，寒風吹着枯枝，吹着荒草，然而吹不到我們的熱血，我們雖是冷靜，沉着，然而內心說不出地興奮。

遠遠地現出一片白光，就像天上的火龍一樣，彎彎曲曲地撲來。我們心裏笑了。

架好了槍，「碰碰碰……」當前的車被打毀了，後面

的汽車都擠到一起。

「轟」的一聲，手榴彈響了，最後的一輛汽車也被炸毀。

打死了一打鬼子，俘虜了兩個。六輛好汽車，裝滿的是鹹魚，牛肉，大米，黃蘿蔔，啤酒，還有軍氈，皮大衣。好，就要過年，敵人給我們送來這樣的好禮物：有酒，有魚，有肉，有吃，又有穿。

我們需要戰爭，我們更需要生活；爲了要爭取抗戰的必勝，民衆生活的改善是必要的。在敵人的後方，腐化的官僚政客早已被敵人嚇跑了。在×縣，敵人曾有一次打了一個電話給×縣縣長說如果再不退走，就要猛烈攻打×縣城了。縣長掛上了電話，跟着逃之夭夭。愈是平時會欺壓民衆的榨取民衆的，愈跑的飛快。戰爭洗刷了貪官污吏，驅逐了陳腐的政治機構。在敵人的後方，我們看不到磨擦，看不到爭權奪利，我們祇看到大家忙碌於工作，努力於工作，忠實於工作。

我們雖在極低的物質環境下生活，然而我們有說不

盡的快活，想在趨步地現實：二分五乃至四分五分的高利貸被嚴厲的「縮了，在三十畝以下的農民施行了免租免租，富農埋藏在地下的食糧自動地無條件地拿給公家，富人的愛國捐捐助受難的同胞，縣政府完全地接收民意，切實地執行着努力於小衆生活的改善，而爭取抗戰的勝利。

敵人的炮火響在我們的耳邊，敵人的奸淫掠奪映在我們的眼簾；誰也明白，誰也知道團結才有力量，祇有大家一條心團結到一起才能把鬼子打走，這裏已經用不着做抗敵宣傳工作，民衆要求的是組織，是團結。

民衆的武裝組織在迅速地膨漲着。各村鎮紅槍會的集合，就好像田隴裏生長着高粱一樣，到處都是，遍野都是。大家有了良好的組織都安心的生活着。大家够多親熱，都同一家人一樣，誰也明白，多一個中國人就多一個人打鬼子。大家祇有一條心——打鬼子。

在這裏以鐵的事實，在每個人的心裏都建樹了抗戰

必勝的信心，在魯西北雖然是一片俱有二十多縣的廣闊平原，然而同敵人二十多次的戰鬥却沒有一次不勝利的。

激烈的戰爭，我們的主動的游擊戰，總佈置在夜間。在黑漆漆的鄉村的深夜裏，鬼子不但不熟悉地理，就是連方向他們也辦不清。祇消我們突擊了哨兵，那些睡得同豬欄一樣的鬼子，就是驚醒起來射擊着機關再也沒有用了。我們都伏在房上，鬼子的機關槍射的再密再緊也射不到一個人。我們的手榴彈一下子就炸一堆，我們一顆子彈準換一個鬼子。我們感覺我們是在山頭同山谷的敵人作戰，看着鬼子睡眠矇矓地在胡跑胡轉也真有趣。我們想我們在「大戰平型關」。我們在慶祝我們平型關的勝利。在敵人的後方，在四方是敵人的環境中我們生活着，我們戰鬥着；我們是無限快樂的生活着，並且更是無限快樂的戰鬥着。我們高傲地看着國旗在敵人的後方飄蕩，我們更高興地是已經看到了滾落着的日本帝國主義。

憶柳林鎮

奚如

柳林是晉西一個繁盛的市鎮，同時，在軍事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它朝東有汽車路直通汾陽祁縣，朝西有汽車路直通軍渡。山環水繞，風景秀麗。它又是溝通着內地與綏西甯夏的樞紐。商業很旺，人口很稠密。那一條龍似的街道，非常整齊。除了長途汽車，而另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成羣結隊的騾馬和駱駝。牠們從柳林運出各種洋貨，從軍渡運來各種河西的土產，其中以毛皮爲大宗。

當天高日朗，沙塵未起，那些頭上披戴着大紅的繆絡，頸上掛着響亮的銅鈴的騾馬，噠噠地跨過寬敞的道路，那氣象實在是興隆的。

街後離水的兩畔，漫生着高大的蘆葦，成羣的鴻雁飛

翔着，鳴叫着，那些逸散的聲音，迎着河邊的水磨底轆轤之聲，那情調又實在是雅緻的。

我們這一羣人到洋那兒，恰是在敵人已經佔領了交城，進犯文水與汾陽的時候。

當地的人民，過去有過鬥爭的歷史，那是說陝北的農民戰爭底浪潮，曾經波及到了這里。但因種種原因，在我們到達時，還沒有什麼救亡團體的存在與活動。雖說司令長官一再下令動員，而下級政府幹部却依然在沉着地作着太平盛世的官兒，袖着手，裝腔作勢的咳嗽着，打着官話。於是，柳林的人民，就必然有力無處使了。

我們廢了些時間，把農民協會成立了起來，用這農民自己的政治團體，去號召農民起來救家鄉，救山西，救祖國。於是，游擊隊便也先後創立了。

記得當農民協會開成立大會的那天，柳林是被抗戰的空氣填滿了。其中最使我感動不忘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民在大會上的演說：

「……我們這些種地的老粗，一向是被別人睥不起

的……但是，我們一旦團結起來了，那就請問：還誰有比我們的……？但是，我們一旦團結起來了，那就請問：還誰有比我們農民更多的嗎？還誰有比我們農民更有力量的嗎……？假設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全柳林的農民會打得他稀里嘩啦的，叫他認識認識……我們農民是他的死對頭，是他壓服不了的呀……」

農民協會普遍成立以後，農民的生活是得到了相當的改善。二五減租實現了，利息減輕了，苛捐雜稅有了部份的減免。尤其是食鹽准許人民自由買賣，使得長年買不起官鹽，不能不淡食的農民有了便宜的鹽吃，那高興真是萬民歡騰！

可是這之後，也曾有過漢奸們的暗中破壞，說：

「凡加入農民協會，凡參加游擊隊的，都是××黨……」

並且，那些漢奸，祕密地勾引一部份不明大義，不顧全局的地主豪紳，暗地組織富農會，順民團，來與農協對抗，來

破壞人民的團結。

但大多數地主富農士紳們，都明瞭爲了救國，應該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真理，所以並不爲漢奸的挑撥離奸所動。

三個月過去了，現在，柳林被敵人佔領過一次。據報載，我軍配合當地的游擊隊，已將柳林收復，敵人潰退離石。

我想：那些配合正規軍作戰，收復家鄉的游擊隊員，大約有着我的熟人在吧？我遙祝他們底神怪的奮鬥，光榮的勝利！

是的，勇敢的農民弟兄們，你們真如你們自己所說的那樣：

「是日本鬼子的死對頭，日本鬼子是壓服不了你們的！」

怒吼着的柳林鎮啊，我是深深地景仰着，懷念着！

一九三八，三，一七，漢口。

爭取中國的自由與創造自由的

中國

陳伯達

中國是不自由的。要把不自由的中國變成自由的中國，必要獲得中國的自由，而首先必要把中國從日寇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

中國是不自由的。我們的祖宗在東亞大陸上披荊斬棘，開天闢地，居於斯，食於斯，衣於斯，我們祖宗的廬墓在於斯，我們子孫繼續休養生息在於斯，——有史以來，已有四五千年了。然而到現在，強暴的日寇已劫掠了我們幾乎大半的江山，而且正在繼續計謀吞併我們的全國。在日寇的統治下，在日寇的槍彈和砲火下，我們的同胞被屠戮，被驅逐為奴隸，我們的姊妹妻子被姦淫，被迫為娼妓，我們的家庭離散，我們的田園荒廢了，被霸佔了；我們的文獻，我們的

學校，我們的文化寶物，我們的古代聖地，被毀滅，被劫奪，被蹂躪；我們的糧食被劫為日寇的糧食；我們的工業廠舍和機噐被燒燬；我們地下無盡藏的煤和鐵，我們所種植的棉花，我們所建造的鐵道和公路，被日寇利用來進攻我們的祖國；我們所建造的美麗城池，宮殿和園囿，被日寇佔據為宰割我同胞的根據地和享樂狩獵的場所……在日寇的統治下，在日寇的砲火下，我們中國人是連自由的呼吸都是不可得的，那裏有自由的中國？所以，要取得自由的中國，必要首先從日寇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首先要解放當前民族的不自由，首先要爭取中國的自由，首先要打倒那使中華諸民族無法生存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受過文化教養和爲文化服務的同胞，在今日爭取中國自由的鬥爭中，有着自己重要的崗位。這許多同胞的責任，就是要善於應用和發揮自己所受過的文化教養，起來發聲振聵，激發千千萬萬同胞的覺醒，無孔不入地，把爭取「中國的自由」的意識貫輸給他們，把各方面抗戰的意識貫輸給他們。沒有大多數的同胞起來，我們是不能最後戰勝日寇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創造自由的中國。

在保衛祖國的過程中，在保衛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我們要使我們的同胞記起我們民族歷史上之不朽的光榮，我們要使我們的同胞善於繼承我們祖宗之不朽的文化

的遺產，可是我們却又要警戒一切復古和守舊；警戒盲目的誇張；我們不要背對二十世紀而面向古代。舊時代中國士大夫的取巧和逢迎，貪婪和虛偽，狹隘的胸襟，短視的眼睛，現代中國文化人都應當把那些一掃而空。我們不要安於淺薄，不要樂於互相標榜，而是需要深刻的智慧，遠大的思想，互相督促，互相勉勵，互相批評，互相分工合作。——這些就是新啓蒙運動的精神。必要這樣，現代中國文化人才能够盡起喚醒國魂的偉大任務，才能對於創造自由的中國，在文化上盡自己應盡的偉大任務。

巴金靳以將來漢口

巴金新近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完全採取現實的題材，已經在上海付印。他離開上海了，不久可以來到漢口，同行的有靳以（瑩）

鄭伯奇在西安主編「救亡」週刊，性質是綜合的，曹靖華等是

長期撰稿人。（瑩）



國境線上

孫陵

經過了一夜苦戰的海青游擊隊長，像一頭困鬥的野獸一樣疲憊了。他率領着附屬於他這隊中的一羣，退入靠近圖們江畔的土門嶺。

在昨天，除開爲習擊而摔傷的一個弟兄之外，他們還是很完整的一個遊擊中隊；雖然從習慣上，已經失去了每隊必須若干人的固定性。現在是祇剩下四十二個弟兄和七頭馬，紆行在這樣曲折又不平坦的山路上了。石塊像一排怪人的牙齒，嶙峋的齟齬的在面前突立着。遍山生長着稠密的樺木林，濃陰遮蓋住山嶺，時時有一些

山鼠或者野兔一類小東西們，帶着受驚的神情從樹隙穿過。由樹葉子中間，漏出淺藍的天空來。陽光寂寞的洒落到岩石上，成爲一些光亮的並不完整的碎片。空氣是寂靜極了，很清楚的傳播着馬蹄擊打到岩石上的清脆的回音。

人們全沉默着。

「嘎！」

突然，在這短的行列中，有人嘎聲叫喊了起來。這叫聲，人一聽就知道是那個縮脖子殘疾人，叫做李強的聲音！作戰時候最勇敢，最能冒險的那一個。

「見鬼了嗎？你這樣大騁小怪的？」

海青隊長騎着的馬，格登的一聲也停住了。

「是！」

隨着李強將聲音放低了下來。

「報告隊長，我看到一頭鹿。」

「鹿！」

隊長在馬上欠了欠屁股，像是不會聽懂他的話。

「對了。我看見牠由那一片樹林的前邊跑去的。」

隊長隨着他的手式看過去，果然還飄動着一點甚麼東西經過的輕塵。海青隊長沒說話，祇曲一曲踝骨，用力的在馬屁股上抽了一鞭，馬相同受傷似的跑開去，不到一刻功夫，已從樹林後邊轉回來了。很顯然的在胯下還掛着一頭剛才斃的乳鹿。從後腿茸毛底下，滲出許多血漬來，和海青隊長衣袖上邊的人血映襯着，祇是已經由鮮紅而變爲黑紫了。

「隊長真是好槍法。」

「講起打圍槍來，」海青隊長微笑說，「是這四年前的拿手戲。不要說這大一頭鹿，便一隻山兔也跑不掉牠。可是，軍變以來：好久不幹這勾當了……」

樹梢飄過一陣風。每人的臉上，都掛了一層新鮮的，興奮的色彩，像是將一夜的疲倦與恐懼，全因爲這新的事件而忘却了。

突然，記起來甚麼事情一樣。海青隊長命令道：

「走呀！這不是聊天的地方，向前走呀！」

於是這小小的一羣，全又啞然的，踏着曲折和不平坦

的山路向前走去了。

二

夜。

天空像一所無邊的，深碧的大海，將山嶺，大地，和一切覆蓋住。沒有月光，從林隙中，能够看出閃爍着繁密的星羣。人全倚傍着幽邃的松林，扯起營幕來，地面堆積着松針和落葉的茸莽。人是疲倦極了，散亂的倒在營幕中打起鼾來，茸莽便作爲臨時的氈褥。

在營幕旁邊，燒起來大塊松材的夜火。火焰熊熊的飛騰着，往四週岩石上邊爆落着火花，隨即便消滅了。這時不曾睡覺的人們，都圍到夜火旁邊烤肥肉。

「昨天這一夜……」

海青隊長拿起一支鹿腿來，很熟練的抹上一層鹽，用刺刀投進正在燃燒的火焰裏，一邊說道：

「我們的損失太大了。受傷的不算，犧牲了七十八名

弟兄，還有三頭馬。」

說完又沈默了。火焰強烈的燃燒着，週圍全是無邊的黑暗。人們彼此不說一句話，像要借着寂靜來代替替無聲的嘆息。

李強用一枝松條撥弄着火中的肉塊，隨了風，發出油漬的被炙烤着的肉香來，其餘的人們將一些新的肉塊投進火堆去，於是火焰隨着水漬的浸濕而微微低暈了。在充盈着肉香和幽邪氣味的松烟裏，依然照出來一條條修長的人影，伸展到週圍黑暗中。

「但是，我們也沒讓鬼子佔去便宜。」

李強看了看新入伍的這個姓張的年青人，四方臉，黑皮膚。他靜聽着他說道：

「我們的弟兄，我們的馬，都沒有白給他們。」

「是呀！」

忽然李強興奮起來了。

「我一柄刺刀，就劈死了四個人。那個留着短鬍的看去像一個官長的人，一刀就被我連頭帶臉劈去一大半。」

他做着手式，用力要挺直起胸脯來，——但是已經不能了，——用那粗啞的高聲說道。

天又起了風，不知從甚麼地方，飄過來幾聲淒厲的獸叫，引動了因營養缺乏而逐漸衰弱下去的馬匹，也從一邊發出來幾聲幽長的倦怠的嘶鳴。

這時被炙烤着的鹿肉已經燒熟了。海青隊長將那支腿從火裏拿出來，拍拍的幾下便將燃焦的渣滓打落了，然後放到木塊上，鷹似的只一扯，便撕成了許多小碎片，於是引人的香氣飛騰出來了，噴噴的直往每人鼻管裏面攪。

李強剛拿起一塊肉片想往口裏填，忽然又被一個聲音止住了。他差性的眨一眨眼，靜聽着隊長命令他的話。

「去將睡着的弟兄招呼來！」

他這才從困苦中得到解放，答應一聲便跑去。風漸漸的大了，火焰不規則的吹向各邊去。松林嗚嗚的響起了潮水一樣悲壯的濤聲。

「現在我提議，」這又是那個新入伍的青年人，姓張的那一個說道。「爲我們死難的弟兄靜默三分鐘好嗎？」

「張老弟的，話我贊成！」

因爲他年青，人家便都叫他張老弟，至於他的真名叫甚麼，反而沒人注意了。第一個李強先這樣說道。隨即大家便都通過了。

一時的寂靜：原野，森林，山嶺：一切全睡着了。夜火延燒着，林隙吹着森涼的西風。人們垂下頭，站着，不說一句話。也有小聲的喃喃自語，像似祈禱。

在靜穆中，是容易令人回想起過往的事來的。靜默完了以後，李強惘然的吁了一口氣，並且用很小的聲音，像似說給自己聽一樣輕輕的說道：

「我有一個兒子和一個老婆；但是他們都死了……」
「都死了？」

張老弟莫名所然的望着他。

「死了，都死了……都是被日本軍隊殺死的。」
火光裏，他的眼珠有些濕潤了。他繼續說道：

「我的脖子，也並非生來就是這樣，可是，老弟你」他帶着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說：「看樣子不像是個當兵的，怎麼

也到這來了？」

「我們現在應該沒有兵，」張老弟說：「也沒有民。」

「我不明白。」

李強茫然的搖着頭。

「我們應該全是爲國犧牲的勇士。」

「啊……」突然李強抓住了張老弟的一隻手道：「我

們真能這樣麼？」

「一定能。」張老弟拍一拍他那微駝的背峯。又向

他說：「你這殘疾……」

「我是親受過日本軍隊的苦楚的，說起來話就長了。

」

一邊說，他一邊從衣袋中摸出一個小東西來，在黑暗

中擊打着。是一種金屬物品擊打着石片的聲音。錚！錚！

隨着有一些發光的泡沫飛崩出來了。

「你不來一管，老弟？」

李強說着話，巴打巴打的吸兩口，於是就有一團小小的混合着烟草氣味的火光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他吸着烟

管，盤起膝來，整一整衣襟，像要作一個長談似的開始說道：

「那已是九一八過後，舊歷新年的時候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舊歷年前第二天，我的兒子被日本軍隊抓去了。

」

他說話的聲音，漸漸激動起來。在黑暗中，他的眼睛有些光亮了。

「孩子就是我的生命，」他說。「孩子沒有了，我的生命還要嗎？」

張老弟靜靜聽着他談話，忽然有一隻手落在他的肩頭上，他一轉身站了起來。

「原來是你，隊長！」

海青隊長微微笑着說：

「今夜要偏苦你了，到龍山咀子放哨去。」

「是」隨着又行了一個舉手禮。

「手電燈有嗎？」

張老弟換了摸衣袋說：

「沒有了。」

「我有，你帶去好了。做事要機警，要敏捷……」

海青隊長關心的囑咐着。聽着張老弟騎着的馬足擊打着岩石的聲音，消逝在森林中間的黑暗中。

二二

大地，森林，山嶺……一切全在無邊的黑暗中。淒厲的獸叫，混合着森涼的夜風，聽了使人顫慄，恐怖。岩石像一些看不清楚的鬼影。張老弟偶然將電光投到漆黑的松林間，便會驚起貓頭鷹一類東西悽惶的飛着，叫着，Gaga……

星河漸漸向西斜過去。吹到人身上的風，已經感覺着很涼了。落葉時時無聲的飄到人頭上，又無聲的落到地上去。

張老弟孤獨的向前進行着，突然有一種特別的聲響被聽到了。他的心一縮，像比從前減小幾十倍。腿也微微的一顫，馬也隨着停住了。一隻手摸着掛在鞍下的手槍。

霎——霎——果然有人走來了。

「口令！」

張老弟猴似的一躍將馬勒過一株巨樹的後邊，偵查

着走來的這一個人。他不敢用電筒去照射，恐怕被敵人發見了他。

「是我，老弟。」

「哦！你是李嗎？」

他聽出是李強的聲音來，這才從身旁射出來一道光。李強衝着光亮走過來，被晃得睜不開眼睛。

「我想你一個人很孤寂……」李強說着零碎的話句。「反正我也睡不着，找到你，談談……」顯見出他是爲了走快而有些氣喘了。

「你辛苦了。」

張老弟說着，拍一拍他那微起的駝峯。

「哪裏話，現在還能談起這些嗎？」

又有一片葉子飄落了下來，張老弟的那頭馬恨孤獨的嘶了兩聲。李強燃起一管烟，一邊吸烟，一邊走着說：

「前邊便是龍山咀子了。」

他們揆索着山道，牽住馬，爬上了龍山咀子的山頭，從

這裏，可以看到遼闊的遠方。星羣粘貼在深湛的天壁上，向着地平綫的遠方垂下去。大野上吹着西風。夜已經深了。

「秋天一去，」張老弟說。「又將過年了。敵人在我們土地上埋下去種子，並且就將生根發芽，以至於開花結果。可是我們的國家呢？我們的人民呢？是不是就將這樣眼看着敵人發展起來，繁榮起來？」

「不能這樣，決不能像你所說的這樣；我很相信你說過的那兩句話。他們全能起來，全能和敵人去拚命的……等到將日本子趕跑那一天，我又可以和老婆相見了……」

「你的老婆不是死了麼？」張老弟問道。

「不，」李強說：「她還沒死，但是我想她也許死了。」

「那麼你的兒子？」張老弟又問道。

「我的兒子確確實實是死了，被日本軍隊殺死的……」

……

聲音裏像是淌着眼淚，有水珠從他面前滾落了。他用一種抖動着的奮怒的低音說：

「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一個抓去了我的兒子的破日

子。我的兒子被抓去了。我也豁出這條命來了。我找到鬼子們的駐軍司令部，也就是我們鄉下一所土瓦房，嘿，老弟，你夢也夢不到他們想要幹甚麼？門旁掘起一串坑，他們想要活埋人，他們是想要活埋人哪！」

忽然他怒吼着叫出聲音來。

「在我走近門前的時候，就由一個鬼子將我攔住了。

看樣子像是會說中國話的。

「好，你來的大大好。」他說。

「我找我的兒子呀。」我答道。

「甚麼兒子，你偵探的幹活計。」

砰！他就給我一個嘴巴。當時我不能忍耐了。於是我就還他一脚。他們更不說旁的，一么喝，就來了許多人，像一隻雞似的將我擊到空中，只一關，就頭向下的闖進坑裏去，死了……

等我甦醒過來的時候，已經躺在草地上，不知道是誰將我拖了出來的。這時在我身前站着一個鬼，就是打我嘴巴的那一個。

「你的好？」

他向我說話，他向我得意的笑着。我恨極他了，但是我全身發着怪痛，竟連罵他一句的力量全沒有。這時有一種不敢想像的景象，在我面前出現了。我看到那每一個掘就的坑裏，已竟全埋進了一個人。或者這竟是他們定好的數目，看我還不抵一個土坑的價值，才又將我拖了出來吧。

鬼心也不能那樣毒，埋人僅只埋到腰，露出兩隻大腿向天翹舉着，像是特意安排在那裏的一排裝飾品……」

聲音像是急彈着的琴絃突然被撥斷了一樣，嘎然中止了。他深深吁了一口氣，嘆息着……

風已經息了。從東方現出了一條透明的曙光來。山坳，森林，原野……一切都開始顯露出朦朧的輪廓。李強又燃起來來一管烟，這時已可以分別出對面的人影了。

「我這殘疾，」李強摸着自已的下巴說：「就是那次閻傷的。在我治好了這一次的創傷以後，便決心和鬼子來拚命了。因此才加入了這個遊擊隊，臨走的時候，老婆哭得很厲害，她說我來地也不活了……」

說到這裏，他再也說不下去了。他流着淚，身體抖動着，抽搖着嘴角，起初是低低的啜泣，後來竟大聲哭泣起來了。淚水在他的臉頰上流淌着，他哭的很悲痛。

「你不要哭啊！」

張老弟輕拍着他的微駝的脊背，勸轉着。

「我們不是有一支槍，和一條命麼？只要等到我們將鬼子趕跑那一天，你便可以和我老婆相見了……」

李強却只很悲哀的哭泣道：

「我的兒子死了！老婆也死了……」

隨着便又大聲哭起來。這時候，天色已經大亮了。透明的朝雲在原野上飄飛着，太陽還沒升起來，曦光將雲彩映照出各種鮮艷美麗的色彩。遠山的峯頭，和森林尖端，也全染上玫瑰顏色了。天空像海水一樣清明，湛藍，高闊。

李強停止住哭，噙了菸管站起來，一連串打了好幾個哈欠，像是將滿腹的鬱悶也隨着吐露了出來。不知從甚麼地方，飄過山，飄過雲，很緩慢的送來一陣悠長的雞聲。

四

一種急驟的馬蹄聲，從睡夢中將海青隊長驚覺了起來。

「有事嗎？」

海青隊長問着，來的人已從馬上跳下來。

「報告隊長，有敵軍在龍山咀子西方出現了。」

「有多少？」

「看去有一百多人呢。」

一骨碌，海青隊長爬起身來。用一根手指打着哨，一邊

大聲命令着：

「起來！起來！快快起來呀！」

於是醒轉的全部起來了。沒醒的依然蜷伏在帳幕裏打着鼾，狗一樣貪婪的睡着。

「懶東西們！」

海青隊長罵了一句，又命令着：

「報數！」

報過數，一算祇差三個人。

「就將他們留在這裏吧。」

海青隊長這樣吩咐着，於是這小小的一羣，背了槍，攜帶着鎗重，便向龍山咀子出發了。

山道和昨天一樣不平坦，踏着岩石穿行着繁密的森林的行軍在他們已經成爲習慣了。每人都是緊張的，嚴肅的，期待着最後命運的到來。每人都有一種信念，他們相信中國是能將日本擊退的。爲了這個信念，他們早已將生命交給戰爭了。

他們到達龍山咀子的時候，敵軍還沒有到來。海清隊長爬上了山頭眺望一下說：

「山前低谷，就地散開。」

然後他從山頭跑了下來，向大家發佈着命令。

「在敵軍沒有逼近防線以前……」他說這。「誰也不準輕放槍！我們在援軍未能到來以前，只要守，不要攻。」

「援軍能插翅飛來嗎？」忽然有人這樣說。

「祇要知道我們的地方，」海青隊長說：「援軍一定

會來的。」

「如果不來呢？」

「不會不來。」

這是李強的聲音。

「準備。」海青隊長大聲叫着說：「不准說話了。」

李強這時正挨靠着張老弟，他托起槍把，將嘴唇送到張老弟的耳朵上。

「老弟，你看我再劈他十把個。」

誰知道敵人真的怕他劈死呢？還是沒有注意到他們這小小的一羣，竟從山前悄悄越去了。沒有逼近他們的防線，這時李強的心情像用舊了的膠皮一樣，從過度緊張中，又鬆弛下來。

「都溜走了，貪生的狗，」他罵着。「呸！」隨着又吐出一口農痰到石道上。

突然，拍的一聲槍響，從左邊送了過來，人們的心同時一緊的將身體貼到遮蔽着的山石上，吸呼全頓，隨着窒息了。

轟隆——

是野砲的聲音。

嘖——

砲彈炸裂了。隨後是一些岩石，沙土，松枝，……攪成了一團飛起來。

「東邊柏楊樹，……」

海青隊長高叫着，臉色已經青了。筋條全從腦上邊突露了出來。他觀察着，指揮着，發佈着命令。

「就地散開！」

噹噹噹，噹噹噹噹——對方的機關槍已開始吃人了。遍山飛揚着被子彈擊打起來的石沫。火藥味充滿了龍山咀子的空間。森林山嶺，一切全沉沒入霧裏一樣，被烟籠住了。海青隊長從一塊聳立的岩石背後將頭探出去，儘量的伸長了脖頸，探望着。

「機關槍第一……三百米達……快放！」

李強用的是一支步槍，他聽到了隊長命令機關槍快放的命令，狠不能生出三隻手來往彈槽裏壓子彈。他用盡

所用有的力量也還不能夠加增牠射擊的速率。在野跑與機關槍的怒吼裏，顯得牠是這樣單調，這樣無用了。

噹噹噹噹！

轟咚——

在作烈的襲擊的敵人，越來越近了。突然間從後方又跑來了三個人，海青隊長一怔，原來跑來的正是沒有睡醒的那三個。

「真可惡！懶東西！」

海青隊長很焦燥的罵了一句，也沒有時間再去說別的。

「你去！」

他在——一張紙條上寫下幾個字，——潦草到幾乎分別不出字體來。——交付其中的一個說：

「到輯安，到我們的總隊去！叫他們快調援軍來。換好

衣服騎馬，去由山後抄小路，不準耽擱啊！……」

騎馬的人剛走開。

轟咚——

正好有砲彈在馬前炸裂了。嗖的飛起一隻人腳來。騎馬的人尖呼一聲，跌下山嶺去死了。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轟咚——

槍聲像急火中的爆豆，響成了整個混亂的聲音。敵軍就將兜上山來了。

「衝下去！衝下去呀！」

海青隊長拚命的叫喊着，指揮着，跑在最前面。於是一個一個，一匹一匹，相同行瘋了的獸似的，從山上衝了下來。

「衝！衝！衝……」

「殺呀！……」

喊殺的聲音震撼起來了。這聲音像潮水一樣，湮沒了山嶺，湮沒了森林，湮沒了原野。湮沒了整個秋天的早晨。野兔，山狼，……還有不知名的畜生們，叫着，奔着，從草莽和森林中驚竄了出來。東一頭西一頭無目的的各處亂跑。

喊殺的聲音嘶啞了不同的人羣混合了，這時誰也沒有時間還顧及叫喊，整個的空間反而顯出寂靜來。動着的

是刀和刀的狎擊，拳和腳的往來。

嘆——

紅的，熱的，血從人的身體上湧出了。

啊唷——咕咚咕咚——

又是一個從山頂滾落了下去。

這悽厲的，無聲的白刃戰啊！

經過了一時混亂的廝殺，敵軍戰鬥力已經衰弱；在一陣清脆的號聲裏，退下山去了。

「啊——唉——媽呀——」

這才有人注意到受了傷的痛叫的聲音。

站隊的時候，張老弟發覺，在死難弟兄中，李強不見了。

「也許被敵人幹了？」張老弟想道。

報過數，只剩三十一個人。死難的又是十一個，還有一頭馬。

「各位弟兄：我們人的遺骨應當尋來呀……」
淒然的淚水，從海青隊長的眼角上流落下來。

張老弟專心去尋找李強，李強的屍身終於被他找到。在一落樑的楊樹下，並沒死。胸前滲出許多血水來，他的脅下被人軋傷了。

「老弟，你……補一槍，補……」

李強半閉着眼睛，轉轉着，呻吟着，從鼻孔中哼出來這樣細微的斷續的聲音。這聲音像，鉛一樣注入了張老弟的喉管，他說不出一句話，一種感激的悲痛的淚水，從心的深處湧出來。

「你不能死！」

張老弟用一隻手將李強的頭扶起來。

我們勝……勝了……嗎……？

李強仍然沒有忘記我們的勝利。

「我們勝利了。」張老弟說道。

於是一個輕微的，安慰的微笑，輕輕的從那慘白的面孔上，呈現出來。

五

夜。

營幕。

熊熊的夜火。

死去的，都用碎石在松林下邊埋葬了。受傷的仍然養在營幕裏。活着的三十一個健壯的人，分成兩小組，一組看守龍山咀子，一組作看護。

援軍未到以前，兩組人就這樣輪流着。

「援軍幾時能到呢？」

這樣說着的時候，李強的兩隻眼睛已經陷落下去了。他喘着微弱的氣息，顴骨高高的突露出來。

「也許就會來到的，隊長已經又派人去了。」

張老弟也不敢相信援軍了。他的最大的希望是人民，然而人民並未能起來。他只有眼看着李強一天天的病下去，他只有眼看着這支小小的隊伍被敵人給消滅。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絕望的黑暗。

又是幾天過去了。敵軍的後續隊伍陸續在增加，龍山咀子緊緊的被圍起來。困在山上的人們，吃食成爲問題了。

海青隊長的嘴巴瘦削了。然而他依然很有精神的計劃着指揮着一切的事情。

「沒有食糧就殺馬吃呀！」他命令道。「莫非我們還等着餓死麼？」

於是一種腥羶的，油漬的氣味，在入夜的晚風裏，又和那帶着幽邪氣味的松烟一齊冒了出來了。

「援軍不會來了麼？」

這時候，李強只有一條心願，希望援軍能够早些來。但是他已竟沒有說話的餘力了。呼吸和風暴中的游絲一樣，不定甚麼時候便將斷絕。微駝的脊骨更加明顯了。早菸管放在一邊，還有打火時應用的小物件。

錚——錚——

這清脆的，金屬擊打着石片的聲音，也和人一齊病倒了。再也沒有人能聽到牠的聲音了。

張老弟已不再談起援軍的事情，只是頻頻的問他是不是要水吃。

李強沒有話，乾枯的眼角緊閉着，鼻管喘着極其艱難

的呼吸，這受了傷的戰士已經瀕於彌留了。

夜風蕭條的吹動着松林，從遠方傳來淒厲的獸叫。西天斜掛着一把鐮刀形的新月，星羣佈滿了深湛的天空，夜火熊熊的燒着，從黑暗中劈出了一片光明。

噢唔——噢唔——噢——

從甚麼地方呢？送過來幾聲淒冷的貓頭鷹的叫號。突然李強翻了一下身，將燒乾的眼睛睜開了。

「孩子，我的孩子……被日本兵殺了……」

他絕望的掙扎着，尋找着，像在找尋他被人家劫去的兒子。張老弟緊緊的握住了他的一隻手說：

「不要動，不要動啊！」

「啊……孩子他媽，他媽……也死了……」

他想要哭，但是他的淚乾了。灰暗的眼球停僵着，他哭不出淚水來。

「老弟，你……你們……」他繼續掙扎着說道：「要努力呀！援軍……是不會到來了……」

他的聲音逐漸模糊，逐漸低微，喉管結住了痰塊，呼吸

就將停息了。

「失地……我們的失……」

他的最後的運命，沒能够允許他說完最後的語言。他的嘴巴，很艱難的挪動了兩下，隨即停止了。臉上起過了一陣痛楚的痙攣。頭越發向胸前垂下去，垂下去……

他死了。

張老弟失聲的悲啼着。像一隻受傷的畜生，響激了無邊的黑夜。

松林吹着夜風，野火依然猛烈的燃燒着。發散着陣陣的油漬的氣息。

「援軍……不會到來了……」

這聲音是那麼悲痛的擊打在張老弟的心坎上。——莫非那些已成奴隸或半成奴隸的東西們，果真冷透了心腸，不能起來，不能援助了麼！——他想到。

在黑暗中，火花向四邊飛爆着，彎弓樣的新月落下去了。

一九三六，六月。

我踟躕在黑暗的僻巷裏

白 明

表示一點驚喜與感激：憂鬱的火把所有的熱情全焚燬了！

我的嘴在不斷地詢問他途中的

見聞和工作的成癡，然而，他那不厭煩的答語，連一句都不能貫進我被憂鬱

蒙蔽了的耳膜。我抱着襁褓中的孩

子，我的眼睛癡呆地注視着渺茫的遠處，什麼都不曾看見哪……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在我的腦子裏糾纏着了！

那彷彿是一團無頭的亂絲，我的腦正如一堆晒乾了的蕻藜，二者攪纏在一起，不經過相當的努力與揀理，怕永久也不易分解的。

夜殘了，黑暗已成過去——黎明的霞輝在向我誘引着……

孩子醒來了，那圍繞在密長睫毛中的黑大的眸子，天真地在凝視着我，

孩子的出世，給我帶來了無限的煩愁。

勃的突兀歸來，也給我帶來了無

限的憂鬱。

憂鬱掛上了眼角，煩愁湧集在心头，我的臉上再也找不到一絲笑容了，即使勉強地笑一下，而那皺鎖着的眉頭，依然不能舒暢地展開，那笑，使我的面頰脹痛，那笑，使我的心顫塞悶，那苦的笑，那憂鬱的笑呵！

「你怎麼對我這樣冷淡呢？」勃從歸來之後，便常常這樣似怨似怒的

叮問着我。

還給他的仍是一個冷淡的微笑。的確，我對勃實在太冷淡了，這意外地從未有過的冷淡，是够使他傷心的。我說什麼呢？我能為我的淡漠的態度剖辯嗎？

爲了我，爲了拯救我衝出家庭的樊籠，重新走上那憧憬已久的，光明的自由的革命陣地，他冒着冬寒，帶着一張風塵僕僕的臉兒，高高興興地從遼遠的西戰場上歸來了，而我呢？對這夢一樣的相逢，對這善意的援引，竟沒有

凝視着，凝視着。他菱形的小嘴綻開了，嫩紅的飽滿的頸邊，陷下兩個深深的，笑渦。我吻着，吻着那滾圓而微溫的小嘴。於是，那個不能解決的問題，越發加緊地和我的腦子攪纏起來。

彷彿我立刻就要和我的孩子離別了，惜別與留戀侵蝕着我的心，我的心在酸，在痛，兩顆圓大的眼淚，熱烘烘地滾出了眼角，滴落在孩子的前額上。

可愛的還沒有智慧的孩子，仍在凝視着我，在向我憨笑，這凝視使我的心酸楚，使我想到了孩子未來的悲痛。我緩緩地離開了床，而他的眼睛也緩緩地向我追逐，我走得更遠些，遠到他目力所不及的地方，突然，他哭了。當我再回到床前時，兩道淚的流已經流進了他的耳孔，我吻了吻他那因痛哭而

紅漲的小臉，哭聲戛然而止了，他委屈得撇着小嘴無聲地抽咽着，那抽咽道出了失掉了媽媽的孩子的悲哀！

孩子已經認識媽媽了，媽媽是怎樣愛着她的孩子，然而，也許，不久的將來，媽媽心一狠，這孩子就變成無母的孤兒了！

「把應帶的東西整理好，我們儘可能的早一點動身……」勃幾次的這樣催促着我。

「孩子呢？」

「孩子！孩子！丟給老太太破！」

「經濟來源呢？將用什麼喂養這個孩子？」

「再說！」

問題如果是這樣容易解答的呢，那末，一切問題都不成問題了。

「把孩子丟給老太太破！」有的朋友也這樣勸我，不曾做過母親的人，決不能了解做母親的心理。

也會經幾次下過決心：「丟掉孩子，死或活，憑他去吧！」然而，一看見孩子滾圓的小臉兒，那沒有智慧的憨笑，那算乳時的迫切，以及想到孩子未來的不幸的命運，我的心立刻又軟了下來。

這可愛而又可憐的孩子呵，我又怎忍把他丟下？

橫在我面前的是兩條路，光明的坦途與黑暗的僻巷。

初春的暖陽照射着那條光明的路，在這偉大的時代裏，那路是寬的，希望是大的，我是多們渴盼着和它把握

呵！

人是趨向光明的，有誰甘願留在

我可愛的孩子了！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現在還

黑暗的僻巷裏懷抱着無限的慚愧苟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這兩樣整日

不能自決。

延生命呢？

整夜地在我的腦裏交戰着，激起了不

孩子的出世。給我帶來了無限的

我愛着我的孩子，同時，我更愛那

常有的矛盾。

煩愁！

偉大的工作，那工作是在怎樣誘惑着

勃在牽引着我走上那條光明的

勃的突兀歸來，給我帶來了無限

我然而，爲了孩子，我祇好暫時地犧牲

路。

的憂鬱！

那工作，倘如要去工作呢？也祇有犧牲

孩子拖着我在黑暗的僻巷裏。

「反攻」半月刊

「反攻」是東北救亡總會的機關誌，是東北三千萬同胞忍受了六年苦痛的呼聲，是「打回老家去」的反攻的號令，是使我們明了日帝國主義者法西斯軍閥怎樣殘虐地屠殺着我們的同胞，怎樣在我義勇軍的積極活動下露出了他們的風燭似的弱點的明鏡。（沅）

料車上的家庭

義鳥——金華

王西彥

的傢伙。人們便胡亂地坐在它們的上面，擠得很緊密。女人們也不顧羞恥的拉着陌生男子的臂膀，有的還把整個身子像一條水滸虫那樣的依附着他們。

車走了，啞，啞……不安地喘着

車進站時月亮剛好給一縷灰雲蒙了住，世界倏地變成黑暗。夜風彷彿更大胆了些，放肆地從前面山岡上竄下來，林木椰榆一般的發出輕輕的呼嘯。

追趕，只要一上了車，便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保住了！這是一個競賽，男人變成格外莽撞了，女人發出低聲的啞呀，而嬰兒便突然驚醒一樣的哭出了聲。

一個人，大概是站長吧，手提着一盞紅綠燈，跟誰吵架一般的吆喝。

「趕快……後面有空車……」

沒有等列車停步，人們就像一股

「大家上料車……趕快上去！」

急流似的湧過去……天很黑，瞧不清

料車就料車吧！你拉我，我又攀住

楚究竟有多少人，適才他們有的躺在

人家的手，女人們怨天怨地的咒詛着，

椅子上，坐在月台上，東東西西地跛着

小孩子哭着……就這樣，上了料車。車

焦急的步子……這會如同被鬼魔所

上是滿車皮的枕木，還有煤，還有另外

她沒有顧忌地坐在我的小提箱下；把半個身子依偎過來。最糟糕的是她手裏抱着的那個小孩子，無休止地嘎嘎啼哭，那聲音叫人聽了又煩燥又悽慘……女人先是哼呵哼呵的撫慰，後來

發見這樣做並不生效的時候，便叫起苦來：

「哎，儘哭，儘哭——」哭債「不足嗎？」

於是她把她從右臂換到左臂，拍着哼着。

前前後後都是人，箱子，鋪蓋，籐籃……連轉動一下身子也不可能。時候大概已經近四更，夜風越來越緊。小孩子的啼哭也更響了。

「哭死嗎，哭死嗎……哭吧，哭吧！」

憤恨地，她把小孩子豎了起來。在昏朦中，我看到那是一個嬰兒，給寬大的棉衣裹着；頭上彷彿蒙着一塊絨布，露出小半個臉孔，而我所覷見的差不多只是一張嘴！這張嘴張開着，翕動着，

發出不相稱的煩惱的啼號。

「——給我吧！」

一個老太婆，坐在我對面，躲避似的，把半個身子縮在一塊大圍巾裏。這會彎着腰說話了，語音很低，在車輪的喘息和別人的嘈雜聲裏不容易被人聽見。

女人沒有答理她，也沒有把嬰兒遞給她。

斜對面，靠着老太婆，坐了一個大鋪蓋捲上的是兵士模樣的人。他穿着灰色棉大衣，吸着劣等紙烟。隨着風送過一陣陣的烟，還有口沫水——這使得女人嗆咳起來了，想轉動一下身子，可是四邊的人和物阻礙了她。

「你還哭，」她向懷抱中的人威嚇，「再哭扔下車去……！」

「不要那樣……給我抱吧！」

老太婆企圖從人叢裏，拔出身來，伸着雙手——手是哆哆嗦的。

「媽，別管她，你老人家還會抱小孩嗎？」

——這聲音是從我後面拋過來的，彷彿很憤怒。我驚異地回過臉，——因了我的轉動，女人也坐直了些——看見一個戴小皮帽的男人，坐在間隔着三四個人遠的地方。他的膝蓋上，靠着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這會好像是睡着了，動也沒動。

「是的，」女人埋怨着，「你倒好自在……！」

車在走一段上坡路，吱吱支支……搖搖擺擺的往前爬動，烟煤夾着火星，一把一把的往下扔，一股濃烈的煤

奧月亮受傷的往下沉，好像憎恨這血腥的世界，又好像憐卹這遭難的人羣。雲塊如同趕集一般，從遠處近處飛過來，扔過來，慢慢的把空際填滿，再慢慢的重疊着，重疊着……

夜風緊緊的吹，黑暗逐漸加濃。

一個患咳嗽病的老頭兒，不住的吐着痰，弓着身子像一支蛤蟆……這會湊近老太婆悄悄的問：

「你們是那裏逃來的呀……」

「杭州……就是炸大鐵橋那一天，逃到蕭山，我的大困在蕭山……這會是她自己家也給炸掉咧像蜻蜓一樣的飛機……」

「蕭山，就搭上火車了嗎？」

「那便好了，沒有車啊……臨浦才有……」

「那個是你媳婦兒那個……」

這時，車子突然高興起來，抖擻精神邁開了脚步。鐵軌承受不了它的重壓似的顫慄着發出低吟。

烟肉憤怒地噴着火星，煤灰粒子打在臉上，有點刺痛。雲塊迅速的折着，疊着，天壁彷彿要墮下地來……很飄忽的，遠處有雞鳴聲。

車上沉靜下來，人們都被寒冷與疲倦弄僵了——只有那嬰兒，啼哭還沒有停止。

「你爲啥不給他吃奶啊？」戴小皮帽的男人厭煩地喊。

「吃奶！你來給他吃……我是沒有奶，自己也快要死了！」

「就讓他哭——難道？」

「你有本領不讓他哭，」女人却

哭了，「你有本領……我兩隻臂膊斷了一樣……天又這樣冷……有奶水還要你講！」

她從自己身邊拉出一個包裹，伸進手去摸了好久，並沒有被摸出什麼來——她慌亂地抬頭問：「這裏面的餅乾呢？……怎麼不見了？」一面把嬰兒平放在膝蓋上，雙手解開包裹。

只成幾件衣服，一些紙屑……

「怎麼……沒有了！」

「不是你偷吃了，」這會那男子推醒身邊的孩子，「包裹裏的餅乾，小弟弟吃的餅乾。」

孩子沒作聲，畏縮地舉起兩個拳頭揉着眼睛。作爺的把他從身邊推開了，隨即揮着手掌在孩子頭上連撒了幾下，打得很重，很響……孩子慄慄哭

將起來，跌在人家身上，青蛙樣的掙扎。

「不要打啊……阿銀，到婆婆這裏來吧！」

老太婆張開兩隻手，招呼着。小孩子從人堆裏爬過來，靠在婆婆旁邊，還是哭着，雙手捧着腦袋……老太婆把自己的臂膀抱住了孫兒的上身，哆嗦着說：

「只曉得打……小孩子餓了總要吃的，已經一天一夜沒吃過啦……」

到了一個小站，車停住了。平日這時會有很多的女人和小孩們，提着籃子，裏面放着粽子，甘蔗，牛肉，燒餅，糖……像螞蟻等待着螳螂，他們等待着列車。可是現在却冷靜得很，沒有人下車，也沒是人上。月台上寂寞地放着一盞煤油燈，吐出黃黃的光。多淒涼呵！這

種慘澹的景象使得每個旅人的心往下沉落，沉落……

啞啞……車又走動起來。風颳着，伴着煤灰粒子，有細小的兩點黏到臉上來。料車上起着一陣小小的騷動，有傘子的都張起來了，沒有傘子的互相靠得更緊些。可是傘子有什麼用呢？風莽撞地橫掃着，兩點分不清是天上落下来的，還是地上湧出來的，趁着風勢，一陣濃一陣淡的飛來。

患咳嗽病的老頭兒這會又在跟那老太婆攀談了。

「……你們到那塊去啊？」

「誰曉得呢？……只好走去看……」

活潑了，七八十歲還會碰到大叔年？」

「這是……孫子吧？」

這是老二，他哥哥就在過大鐵橋

那天……成千成萬的人啊，沒有到岸，那頭便炸掉……有多少人跌到錢塘江裏去……我那不知道是沒過來，也還是……九歲了！」

雨點越飛越密。天已經朦朦朧朧的發白，大地顯出它們模糊的輪廓，夢一般的黎明……嬰兒不再啼哭，只聽見雨脚喇——喇的踩着山岡，樹林，泥墩……世界在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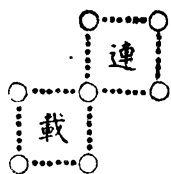
突然，俄依在老太婆懷裏的孩子哭出聲來。

「怎麼……阿銀……」

身上完全濕了！我把自己的帽沿

拉得更下些，來防止雨點打到臉部；

……忽然我想到魯迅先生一篇小說裏的最後一句，覺得眼眶很潮濕。在淚光裏，我看到更多的流亡圓。



長征的故事

白髮老叟閑話石達開

湘潮

通過羅綿旗區域，來到察羅，離安順場——大渡河的渡點——只有三十里。一天下午，我們的隊伍從察羅出發了。

還三十里，是上十五里，下十五里的山路到安順場時，已經是萬家燈火的初夜。

宿營地在一所學校裏。房屋很寬敞，裏面駐了好幾個部隊，正在燒湯洗腳。許多同志，都正在三五成羣地傳說着太平軍翼王石達開的故事，好奇心驅使我湊到他們跟前。從政治部幾個同志的口中，我知道這裏有一位曾經親眼見過石達開的奇異的老叟，剛從政治部談話回去，我變得十分興奮，很想見見這位老叟，就寢後也睡不着，靜靜地傾聽着同志們複述着老叟的談話。

第二天，因為先頭部隊的一部改向瀘定橋前進，我們便在原地休息了半天。趁着這一點空閒，我立刻伴同幾位同志跑到老叟家裏去。

老叟最小也有九十歲了：中等身材，鬚眉全白，童顏，曲背，兩目炯炯有光。他身上穿着布褂，手拿蒲扇，那種令人生長的矍鑠精神，一望就知道他是有過強健的壯年時代的人，他的態度很客氣，立刻和我們談起來。

安順橋原來就是太平軍最後的革命歸宿地。當翼王率領着殘軍來到時，老叟還是個青年，奉到地方紳士的意旨，曾經送酒肉去犒勞過翼王，因此見過這位革命英雄。他說：

「翼王長得魁梧一表，治軍有方，是一員太平軍的名將。他的軍隊愛護百姓和你們同志一樣，到此地時，翼王的軍隊還有好幾萬，安順場，蔡羅一帶全住滿了。他們到這裏想要征服番人，穩固太平軍的勢力。可是後來太悲慘了，想不到叫道兵趕上，聽說翼王也沒有逃脫。」

「他們失事的原因，是吃了『太子』的虧，『娘娘』到這裏生了一個太子，熱鬧地慶祝了好幾天，連已經過河的部隊也重又回來，大吃大喝。就這樣捱攔幾天，周參將帶領的大兵從後面圍攔上來。」

「失事的前幾天，因為四面全被周參將圍得緊緊地，別處的糧食送不進來，裏邊的糧食又早吃完，連騎的馬也殺來吃了。天老爹更不保佑，忽然接連下起幾天大雨，下邊那座鐵索橋（架在安順場北面小河上，不是大渡河上的鐵索橋）被水沖斷，這裏的房子也沖壞不少。就在這個時候，周參將的大兵從四面殺進來，殺聲連天，嚇得我們老百姓沒有地方躲藏。」

「翼王真是個好人，他有閒工夫還寫些詩，我還記得這麼兩句：」

「萬里秋風送馬蹄，拋戈回首白雲低！」

說完話，老叟低低地嘆着氣，把詩反覆地朗誦着，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太平軍實在能深入民間，而領袖中更有不小像石達開那樣慷慨悲歌之士，假使當時沒有楊秀清一流自私自利的人，太平軍的革命也許早就成功了！

後來，我的心久久地感到一種抑鬱的懷古的情緒！

從瀘定橋到甲金山

瀘定橋，比起我所看見過的許多鐵索橋，這要算工程最偉大的了。橋的長度大約十丈，寬一丈，九條粗大的鐵索并排地橫鎖在大渡河上，上面鋪着木板，兩邊各有兩條鐵索作為扶手，人馬走過時，鐵索橋便搖動起來。

我們的隊伍來到時，時候已經黃昏了。第二天停留在這裏，我才細細地流覽了一次這架工程偉大的建築物。讀着兩岸橋頭亭子裏石碑上的記載，我知道這架橋在滿清康熙末年，曾經斷過一次，原先一起祇有九條鐵索，而且不及現在的粗，重修的經費是由十三個省分捐集的，鐵索也增加為十三條。鐵索是由鐵圓連串起來，年代久了，所以斷折的，可是當地的居民，却流傳着一種神話，說這座橋是漢人和番人的兩家老祖宗架成的。橋一斷，便是兩家老祖宗在吵架，老祖宗吵架，漢番兩族就要互相仇殺了。事有湊巧，滿清征番的金川戰役，正是鐵橋斷折後發生的。

鐵索橋的右岸是瀘定縣，從這裏出發，經過冷濟，八步，上山約五六里，便到了化林坪，化林坪是一個分縣，往右是經榮經到雅安和成都的大路，我們向左走，繼續在爬山，這座山並不是我們走過的最高的山，它的高度才有十五里，但在夏天，山上積着雪，這倒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奇蹟。

走過水子地，以後因為環境不允許，不得不繞道抱桐崗。

這天早晨六點鐘就出發，一出門便上抱桐崗，山不很高，僅僅四五十里，可是先頭部隊到宿營地時，還走了十多里的夜路。

這座山所以難走，不是因是更高，更不爲因沒有道路，而是因爲山上叢生的竹林，竹葉密密地遮住天空，竹枝左右地牽鉤着行人的衣服，前面的人走一步，假使後面的人緊跟着就走，前後左右一定要受竹枝的彈力的打擊，脚底下的污泥很深，非常難走，沒有泥的地方，便是堆疊的石頭，必須跳躍着前進，有時脚跟沒有站穩，想用手去抓旁邊的細瘦的竹枝，馬上就會摔倒，因爲竹子是長在石頭上的污泥和青苔裏，手一抓，就把竹子連根拔下來。

到了天全後，因爲想取得兩大主力的會合，便開始向着番人區域的懋功縣前進，經過三天的行程，到了有名的雪山——甲金山——的南麓。

六月，炎炎的夏天，却要爬過雪山，大家的心裏，不免生出許多疑慮。中國的古書上曾經把「六月飛霜」傳爲怪誕不經的奇談。現在，我們却真的身臨其境了。同志們有的說：「管他媽，六月爬雪山，也好嘗嘗世面。」有的人說：「我已經問過老百姓了，上下山一起，不化雪的地方，一共有十多里，中間不能休息，要一鼓勁兒爬過去，也不能講話。」什麼道理呢？「那就說不清楚，橫豎老百姓不會騙×軍的。」大家這樣議論着，誰的心也不能甯靜下去。

天亮便吃飽飯，飯飽氣壯，大家都笑着說：「走吧！」

山的確不算小，仰着頭望上去，帽子幾乎掉下來，仍然看不見山頂。路是彎彎曲曲的，鋸齒式的，剛到半山，遇見幾個揹鹽巴的行脚商，大家圍攏來七嘴八舌地詢問着說：「這座山究竟多麼高？有雪的地方究竟多少里？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可是揹鹽巴的行脚商，顯露一種不在意的神氣說：「不要緊，少講話，快點走，就沒有事。」他們的態度很冷淡，抽着旱烟，似乎怪我們大驚小怪，就攔了他們的行程。

離山頂還有五里路的光景，銀色的雪海便出現在眼前，反射出強烈的光輝。越向前走，雪越發深起來了，開始不過每走一步，鞋子被雪埋沒一次，再走，雪已經快要蓋着膝頭了，人也有點疲乏，而且感覺氣悶。快到山頂的時候，雪地上發見零星的凍斃的屍體，翻過山的北面，死屍橫七豎八地，滿地都是，這全是我們的同志，可憐的革命的伴侶！

呼吸更感覺不舒暢，窒息的要死，兩條腿在雪裏邁動着，彷彿跋涉在深水中，十分吃力。

甲金山高出海面五千尺以上，是有名的雪山脈上數一數二的「雪峯」。因為地勢太高，空氣稀薄，而雪又在吸收着地面上的溫氣，於是體力較弱的同志，忍受不住，便倒在雪上面凍死了。

我們不停地前進，忍着苦痛，懷着偉大的信仰，終於爬出這一帶遼遠的雪海。不知誰在喊着：

「啊，雪山吃人！」

茅盾主編「文陣」將出版

第盾先生主編之文藝陣地，本已決定四月一號在粵出版，但因許多關

係，據說須在四月十六日才能出版。「文陣」將昇時文壇上一支有力的生

力軍。我們期待着。（玲）